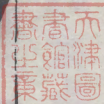




明紀



同治十年辛未
江蘇書局校刊

史分紀傳編年二體而紀傳為正史
晉書以後或奉敕或表上或詔取皆
官書編年之名亦有二曰鑑曰紀鑑
如溫公資治通鑑李鑑長編亦皆
官書鑑之去如陳王薛詒家頗不克
迨國朝康熙卽軋陰中

御批通鑑綱目

御批通鑑輯覽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先後頒行惟

欽定朝鑑未出而鑑之為官書也

正史皆故一時學士於年氏續通鑑

頗以異議錢竹汀卷之三序略卷之編

體考不什序意固有在而稱序但

志刊刻如末不之撰述之旨為以體也

良是至謂古來紀傳編年書只有本
人自序而所援心馬班沈李紀傳之
例偏而不舉知臣為遜詞也至紀則
創自荀氏亦妄詆為之袁氏以下有
年紀大紀大事紀小紀之類多私家
纂述亦通鑑之比矣元和陳二部稽
于先生學宗宋儒以躬行實踐為師
貧而采芑官者部不更印結黃同時
顧南雅通以亦以理學名嘗以祿諺
題其高先生曰有意為之邪無意為
之邪通以明義然立撤之笑桂門初
續彙六快中多至鄉巷皆誦闡幽之
什桂身見輯郡志以其之必能傳位
極錄頗多而先生一生精力所注則

在明紀一書原在正史而參以王氏家
此分說部聖史間有采摭必多謬誤
實而後著之凡新異說証之說置不
錄於三百年禮樂刑政治亂成效忠
邪是非之故瞭如指掌不愧良史攷
苟紀在班後批比班書小有增換移
易袁紀在范前綴會謝承張璠等

考自出鑿裁是考體例一如苟紀而
苟紀奪詔袁紀自撰則又與袁紀同
也昔人嘗言苟氏論多純正袁氏論
多放縱先生書雖不加論而決
擇去取之間一歸純正不似放縱人
心術亦於此可見宋龔頤正嘗續
溫公稽古錄論袁詔頤正非端士故

於論不及溫云是史才有出於三長
之外者觀於先生書益信書凡六
十卷先生手輯至五十有二卷而卒
文孫中書克家續成者以卷謹於一秉
先生之式恭攷

御批通鑑輯覽分注福王年號而在
桂二王別別編考後顯示區別其楊

四

氏陸紫三以洪紀事在末並列者不
同今於福王年考於左桂低一格正
合輯覽宗旨中書為入情史武年
考其亦中之難孤性強實遠書付
出遜溥上族人所撰其考性強實甚
謀於中書故人吳平齋觀察以云
于金烟之書如完年冲蘇州考局補

刻通鑑續通鑑既竣觀察以其間
亡於前按年善順丁公曰若刻是
也即兩漢紀序所引綱緝之六數千章
間侵尋相接其家直以字刻一書
一集之此者也拙按俞氏南孫修亦
從惠之遂開雕踰年告成今按軍
南安張公謂先生於桂參為鄉先該

五

宜方之序桂參不敢撰鈔卷子以為
藉而但志刊刻如末不立撰述之旨
則殆是卷子之意云

同治十年夏六月吳縣河桂參序



明紀序

克家先大父工部公嘗本

欽定明史明史稿及諸家記載撰次明一代之事爲明紀未及成而卒紀用編年體起元至正十一年絕筆於莊烈帝崇禎元年自是至三王事皆未具又嘗欲掇其大端著論以見意亦未暇以爲顧其略時見於藁本克家懼遺緒之遂泯續而爲之其爲論多采前人名言不足則附以己意斬與著書之指不悖書旣成復謹案兼采諸書著其所以去取作攷異若干卷乃推本先大父之意而言曰於戲自古有國家者曷嘗不監於勝國哉周書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孔子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而司馬遷論秦六國事亦引荀況法後王之言夫況所稱後王

原序

固當謂近世政治之主非暴秦比然秦暴而顛亦王者之炯鑒況明之傳祚越三百年其政治風俗皆有可觀者歟且夫加禮前代書法必公

聖朝之事也撰述往事以昭法戒儒生之責也我

朝代明在明社旣覆之後於事無所嫌諱又於惠帝莊烈帝皆爲追諡而旌其殉國諸臣是非褒貶洵可服當時而垂萬世矣而承學之士綴輯舊聞間有論著非冗則疎求其無野史猥雜之譏得古人攷鏡之意勒成一書仰資

盛治蓋皆未之逮也惟我先大父殫數十年之力以有是編克家兢兢繕完弗敢失墜今書幸成庶幾上備

聖天子乙夜之觀覽於

國家斟酌古今之制有裨萬一顧身未得備員於
朝無所因而獻之用敢述其志事之始末謹書之以俟克家記

原序

二

國家斟酌古今之制有裨萬一顧身未得備員於
朝無所因而獻之用敢述其志事之始末謹書之以俟克家記

明紀目錄

卷第一

太祖紀一

起元至正十一年辛卯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太祖始從郭子興起兵濠州元至正十五年乙未太祖用韓林兒年號稱龍鳳元年卷訖于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即龍鳳九年也

卷第二

太祖紀二

起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太祖稱吳元年二十八年戊申太祖稱洪武元年國號明

卷第三

太祖紀三

起洪武二年己酉訖洪武八年乙卯凡七年

卷第四

太祖紀四

起洪武九年丙辰訖洪武十六年癸亥凡八年

明紀目錄

卷第五

太祖紀五

起洪武十七年甲子訖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凡七年

卷第六

太祖紀六

起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凡八年

卷第七

惠帝紀

起建文元年己卯訖建文四年壬午凡四年

卷第八

成祖紀一

起永樂元年癸未訖永樂六年戊子凡六年

卷第九

成祖紀二

起永樂七年己丑訖永樂十四年丙申凡八年

卷第十

成祖紀三 起永樂十五年丁酉訖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凡八年

卷第十一

仁宗紀 起洪熙建元乙巳正月訖是年十二月凡一年

卷第十二

宣宗紀 起宣德元年丙午訖宣德十年乙卯凡十年

卷第十三

英宗紀一 起正統元年丙辰訖正統八年癸亥凡八年

卷第十四

英宗紀二 起正統九年甲子訖正統十四年己巳失位凡六年

卷第十五

景帝紀一 起景泰元年庚午訖景泰三年壬申凡三年

明紀目錄

卷第十六

景帝紀二 起景泰四年癸酉訖景泰七年丙子凡四年

卷第十七

英宗後紀 起天順元年丁丑訖天順八年甲申凡八年

卷第十八

憲宗紀一 起成化元年乙酉訖成化七年辛卯凡七年

卷第十九

憲宗紀二 起成化八年壬辰訖成化十五年己亥凡八年

卷第二十

憲宗紀三 起成化十六年庚子訖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凡八年

卷第二十一

孝宗紀一 起弘治元年戊申訖弘治六年癸丑凡六年

孝宗紀二 起弘治七年甲寅訖弘治十二年己未凡六年

卷第二十三

孝宗紀三 起弘治十三年庚申訖弘治十八年乙丑凡六年

卷第二十四

武宗紀一 起正德元年丙寅訖正德四年己巳凡四年

卷第二十五

武宗紀二 起正德五年庚午訖正德八年癸酉凡四年

卷第二十六

武宗紀三 起正德九年甲戌訖正德十二年丁丑凡四年

明紀目錄

卷第二十七

武宗紀四 起正德十三年戊寅訖正德十六年辛巳凡四年

卷第二十八

世宗紀一 起嘉靖元年壬午訖嘉靖三年甲申凡三年

卷第二十九

世宗紀二 起嘉靖四年乙酉訖嘉靖七年戊子凡四年

卷第三十

世宗紀三 起嘉靖八年己丑訖嘉靖十二年癸巳凡五年

卷第三十一

世宗紀四 起嘉靖十三年甲午訖嘉靖十八年己亥凡六年

卷第三十二

世宗紀五

起嘉靖十九年庚子訖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凡六年

卷第三十三

世宗紀六

起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訖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凡五年

卷第三十四

世宗紀七

起嘉靖三十年辛亥訖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凡五年

卷第三十五

世宗紀八

起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訖嘉靖四十年辛酉凡六年

卷第三十六

世宗紀九

起嘉靖四十一年壬戌訖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凡五年

卷第三十七

穆宗紀一

起隆慶元年丁卯訖隆慶三年己巳凡三年

明紀目錄

四

卷第三十八

穆宗紀二

起隆慶四年庚午訖隆慶六年壬申凡三年

卷第三十九

神宗紀一

起萬曆元年癸酉訖萬曆五年丁丑凡五年

卷第四十

神宗紀二

起萬曆六年戊寅訖萬曆十年壬午凡五年

卷第四十一

神宗紀三

起萬曆十一年癸未訖萬曆十四年丙戌凡四年

卷第四十二

神宗紀四

起萬曆十五年丁亥訖萬曆十九年辛卯凡五年

卷第四十三

神宗紀五 起萬曆二十年壬辰訖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凡四年

卷第四十四

神宗紀六 起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訖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凡四年

卷第四十五

神宗紀七 起萬曆二十八年庚子訖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凡五年

卷第四十六

神宗紀八 起萬曆三十三年乙巳訖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凡五年

卷第四十七

神宗紀九 起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訖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凡五年

卷第四十八

神宗紀十 起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訖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凡六年

明紀目錄

卷第四十九

光宗紀 起泰昌元年庚申八月訖十二月凡五月

卷第五十

熹宗紀一 起天啟元年辛酉訖天啟三年癸亥凡三年

卷第五十一

熹宗紀二 起天啟四年甲子訖天啟七年丁卯凡四年

卷第五十二

莊烈紀一 起崇禎元年戊辰訖崇禎三年庚午凡三年

卷第五十三

莊烈紀二 起崇禎四年辛未訖崇禎七年甲戌凡四年

卷第五十四

莊烈紀三

起崇禎八年乙亥訖崇禎十年丁丑凡三年

卷第五十五

莊烈紀四

起崇禎十一年戊寅訖崇禎十三年庚辰凡三年

卷第五十六

莊烈紀五

起崇禎十四年辛巳訖崇禎十五年壬午凡二年

卷第五十七

莊烈紀六

起崇禎十六年癸未訖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凡二年

卷第五十八

福王始末

卷第五十九

唐王始末

明紀目錄

卷第六十

桂王始末

明紀卷第一

聖主出身部種事虞衡尋走陳巒卽贈智術給雲騎尉世職內閣侯種書孫異象孫

太祖紀一

一起元至五十一年辛卯元至五十二年壬辰太祖始從郭子興起兵濠州元至五十五年乙未

太祖用韓林兒年號稱龍鳳元年卷訖于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卽龍鳳九年也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鍾離母陳氏生四子太祖其季也以元天曆元年九月丁丑生其夕室中有光燭天自是夜數有光起比長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元至正四年大饑疫父母兄相繼沒貧無所依入皇覺寺爲僧尋游食合肥厯光固汝穎諸州崎嶇三載復還寺其明年台州方國珍倡亂海上時天下

明紀卷一

一

承平有司憚於用兵一意招撫又三年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初樂城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山童鼓妖言謂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間愚民多信之福通與其黨復詭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爲亂事覺有司捕之急福通遂反陷潁州而山童爲吏所得伏誅子林兒逃武安山中至正十一年五月也福通據朱臯破羅山上蔡真陽確山又破汝寧府息州光州眾至十萬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彭大趙均用攻陷徐州壽輝與鄒普勝亦以妖術聚眾爲亂陷蘄水縣及黃州路時所在蠶起多以紅巾爲號人皆謂之紅軍亦稱香軍十月壽輝僭稱皇帝卽斬水爲都國號天完建元治平以鄒

普勝爲太師定遠人郭子興者家富饒任俠喜賓客見天下方亂散家貲與壯士相結

十二年春二月集少年數千人襲據濠州徐壽輝連陷湖廣江西諸郡縣時太祖年二十五謀避兵卜於神去畱皆不吉乃曰得毋當舉大事乎再卜之言太祖大喜閏三月甲戌朔入濠州門者疑爲諜執以告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解縛與語畱帳下爲十夫長數從戰有功子興喜其次妻張氏亦指目太祖曰此異人也秋九月妻以所撫馬公女是爲孝慈高皇后始子興同起事者孫德崖等四人各稱元帥不相下四人者麤而黷日剽掠子興意輕之四人不悅子興多家居不視事太祖乘閒說曰彼日益合我日益離久之必爲所制子興不能從元右

明紀卷一

二

丞相脫脫復徐州李二走死彭大趙均用帥餘眾奔濠德崖等以其故盜魁有名共推奉之使居己上大有智數子興禮之而易均用德崖等譖諸均用曰子興知有彭將軍耳不知有將軍也均用怒伺子興出執而械諸德崖家將殺之時太祖方在淮北聞難馳至訴於大大曰吾在孰敢魚肉而翁者呼兵以行太祖亦甲而擁盾發屋出子興使人負以歸遂免冬元將賈魯月哥察兒等圍濠州乃釋故憾共守

十三年春賈魯卒圍解大均用皆自稱王太祖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徐達湯和陸仲亨等率先歸附子興以太祖爲鎮撫達濠人少有大志長身高顏剛毅武勇與太祖一見語合時年二十二未幾大死子早住領其眾夏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有眾

萬餘元以萬戶告身招之不受龔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
建元天祐方國珍請降於元浙東行省都事劉基言國珍首
逆數降數叛不誅無以懲後國珍懼使人潛至京師賂諸權貴
冬十月元授國珍徽州路治中賁基擅威福羈管紹興國珍愈
橫時彭趙所部暴橫子興弱太祖度無足與共事乃以兵屬
他將獨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聞張家堡有民兵號驢
牌寨者無所屬太祖偕費聚往招之已定約其帥欲他屬太祖
復偕聚往計縛其帥收卒三千聚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
十四年太祖引兵趨定遠縣人毛騏扶令出降太祖喜畱與飲
食籌兵事悉當意初定遠人繆大亨糾義兵爲元攻濠不克
元兵潰大亨獨以眾二萬人與張知院屯橫澗山固守月餘太

明紀卷一

三

祖以計夜襲其營破之大亨與子走免比明復收散卒列陳以
待太祖遣其叔貞諭降之命將所部以從太祖略地至妙山
馮國用與其弟勝來歸見其被服儒雅奇之詢天下大計國用
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爲根本然後四出征
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定遠人李善
長者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太祖道遇之知其爲
里中長者畱掌書記從容問曰四方戰鬪何時定乎對曰秦亂
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成帝業今元
綱旣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
法其所爲大業可成也太祖皆善之陸仲亨取大柳樹諸寨
鄭遇霖取鐵佛岡三汊河諸寨趙德勝取全椒後河諸寨徐達

等破元兵於滁州澗將至滁州太祖帥數騎前行花雲從猝遇敵兵數千雲舉鉞翼太祖拔劍躍馬衝陳而進敵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當兵至遂克滁州滁人范常杖策謁軍門太祖夙知其名與語意合畱置幕下有疑輒問常悉以實對 趙均用專狠益甚挾郭子興攻盱眙泗州必欲殺之太祖已取滁遣人說均用曰大王窮迫時郭公開門延納德至厚也大王不能報反聽細人言圖之自翦羽翼失豪傑心竊爲大王不取且其部曲猶眾殺之得無貽後悔乎均用聞太祖兵甚盛心憚之太祖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由是得免帥所部萬人就太祖於滁子興至滁欲自主太祖曰滁四面皆山舟楫商旅不通非可旦夕安者子興乃已 子興中讒言稍奪太祖兵柄太祖事子興

明紀卷一

四

愈謹將士有所獻孝慈皇后輒以遺子興妻子興又欲奪李善長自輔善長固謝弗往太祖深倚之 冬十月元脫脫大敗張士誠於高郵分兵圍六合太祖曰六合破滁且不免與耿再成軍瓦梁壘救之力戰度不敵引還元兵尋大至太祖設伏澗側令再成誘敵敗之乃還所獲馬遣父老具牛酒謝元將曰守城備他盜耳奈何舍巨寇戮良民元兵引去 太祖以四方割據戰爭無虛日命范常爲文禱於上帝曰今天下紛紜生民塗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儻元祚未終則羣雄當早伏其辜某亦在羣雄中請自某始若已厭元德有天命者宜歸之無使斯民久陷危苦 太祖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來歸撫文忠爲子令從己姓 脫脫數敗士誠圍高郵墮其外城城且下會元帝信讒

言解脫脫兵柄削官爵以他將代之士誠乘閒奮擊元兵潰走
江淮亂益熾

十五年春正月子興用太祖計遣張天祐等拔和州兵不戢范
常言於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會子興
命太祖統諸將鎮守其地太祖知諸將皆等夷莫肯爲下乃祕
子興檄期旦日會廳事時席尙右諸將先入皆踞右太祖故後
至就左比視事剖決如流諸將瞠目不能發一語始稍稍屈議
分工譬城期三日太祖工竣諸將皆後於是始出檄南面坐曰
奉命總諸公兵今譬城皆後期如軍法何諸將惶恐謝乃搜軍
中所掠婦女縱還家民大悅 元兵屯新塘高望雞籠山絕和
州饒道太祖率眾破之元兵知太祖出襲和州李善長設伏敗

明紀卷一

五

之元兵皆走渡江 太祖威名日盛諸將來歸者善長察其材
言之太祖復爲太祖布款誠使皆得自安有以事力相齟齬者
委曲爲調護湯和長太祖三歲獨奉約束惟謹 二月劉福通
物色韓林兒得諸碭山夾河迎至亳僭稱皇帝國號宋建元龍
鳳治宮闕以林兒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福
通及羅文素平章政事劉六知樞密院事遵道寵用事福通疾
之命甲士搥殺遵道自爲丞相加太保事權一歸福通 孫德
崖饑就食和州太祖納之子興聞怒甚夜至和德崖引去前營
已發德崖畱視後營而其軍與子興軍鬪多死者子興執德崖
鎖其頸與之飲酒聞太祖亦爲德崖軍所執大驚立遣徐達往
代太祖縱德崖還德崖軍釋太祖達亦獲免子興憾德崖甚將

甘心焉以太祖故疆釋之邑邑不樂三月發病卒歸葬滁州
韓林兒檄郭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太祖爲左右副元帥天敘
子興子也常遇春來歸遇春懷遠人貌奇偉勇力絕人猿臂
善射初從劉聚爲盜察聚終無成歸太祖於和陽未至困臥田
間夢神人披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來驚寤而太祖適至卽迎
拜無何自請爲前鋒太祖曰汝特饑來就食耳吾安得汝畱也
遇春固請太祖曰俟渡江事我未晚也太祖謀渡江無舟楫初
巢人俞廷玉及其子通海通源通淵廖永安及其弟永忠結寨
巢湖有水軍千艘數爲廬州左君弼所窘夏五月遣通海閒道
歸太祖太祖大喜親往拔其軍元中丞蠻子海牙扼銅城閘馬
場河諸隘瀕河惟一港可通亦久涸水軍不得出會天大雨水

明紀卷一

六

深丈餘太祖喜曰天助我也引舟出江至和陽遂擊海牙於峪
溪口元兵駕樓船不利進退巢湖諸將皆長於水戰操舟若飛
再戰再破元兵始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趨集慶太祖曰取集慶
必自采石始采石重鎮守必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爲備可必
克也六月乙卯發江口廖永安舉帆請所向命直趨牛渚西北
風方驟頃刻達岸元兵陳磯上舟距岸三丈餘莫能登遇春飛
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應聲奮戈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
呼跳蕩元軍披靡拔之采石兵亦潰緣江諸壘悉附諸將以和
州饑爭取資糧謀歸太祖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江東
非我有也乃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
等取之遂乘勝拔太平李善長預書榜禁士卒剽掠城下卽揭

之通衢有卒違令斬以徇軍中肅然執元萬戶納哈出總管斬
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禮葬之改太平路曰太平府置太平
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府事以李善長爲都事汪廣洋爲令史召
陶安參幕府事潘庭堅爲帥府教授又命馮國用典親兵李習
爲太平知府是役也達與遇春皆爲軍鋒冠 時太平四面皆
元兵右丞阿魯灰中丞蠻子海牙等嚴師截姑孰口民兵元帥
陳桎先水軍帥康茂才以數萬眾攻城太祖遣徐達等逆戰別
將潛出其後夾擊之湯和流矢中左股拔矢復鬪與諸將破禽
桎先并降其眾阿魯灰等引去 俞通海等徇下諸屬縣攻蕪
湖鄭遇霖戰死弟遇春領其眾 徐達取溧陽常遇春守之達
又取溧水 秋九月郭天敘張天祐等攻集慶路陳桎先叛二

明紀卷一

七

人皆戰死桎先尋爲民兵所殺從子兆先收其眾屯方山康茂
才移戍采石與海牙犄角以窺太平 冬十二月壬子朔釋納
哈出北歸 元師大敗劉福通於太康進圍亳州福通以韓林
兒走安豐 淮東饑張士誠遣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
是歲太祖稱龍鳳元年

十六年春正月倪文俊建僞都於漢陽迎徐壽輝據之 二月
張士德陷平江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路爲隆平府士誠
自高郵來居之 時將士妻子輜重皆在和州元蠻子海牙以
舟師據采石道中梗丙子太祖自將攻之選驍勇王銘等爲奇
兵常遇春多張疑兵分敵勢戰方合銘率敢死士大譟突之遇
春操輕舸衝海牙軍爲二左右縱擊大敗之盡得其舟江路復

通 三月癸未進兵方山禽陳兆先降其眾三萬六千人皆疑懼不自保太祖擇驍健者五百人爲親軍宿衛帳中悉屏舊人獨畱馮國用侍榻側太祖酣寢達旦眾心始安庚寅攻集慶國用帥五百人先登陷陳敗元兵於蔣山元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嬰城固守城破猶督兵巷戰或勸之過叱而射之遂死於兵參政伯家奴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康茂才降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政瀆擾干戈並起我來爲民除亂耳其人安堵如故賢士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大喜過望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翼統軍大元帥府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用之並置上元江寧二縣葬御史大夫福壽以旌其忠 丁酉徐達帥諸

明紀卷一

八

軍東攻鎮江顧成與勇士十人轉鬪入城被執十人皆死成躍起斷縛仆持刀者脫歸導眾攻城拔之元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是役也太祖數諸將不戢下陽怒欲置之法李善長力救得解乃命達爲大將丁寧遣之達號令明肅城中晏然以鎮江爲江淮府沐英守之英太祖義子也號周舍時太祖多蓄義子周舍道舍馬兒柴舍眞童金剛奴也先買驢潑兒保兒之屬至二十餘人道舍何文輝也馬兒徐司馬也柴舍朱文剛也保兒平安也攻下郡邑輒遣之偕諸將分守 徐達之將發也太祖謂之曰聞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汝當詢訪致吾欲見意元之元行臺侍御史秦從龍也達下鎮江訪得之太祖命朱文正李文忠奉金綺造廬聘焉從龍與妻俱來太祖自迎之龍江時太

祖居富民家因邀從龍同處朝夕訪以時事已卽元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與之謀嘗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從龍薦故温州教授陳遇太祖發書以伊呂諸葛爲喻旣至畱參密議日見親信元復以海道萬戶招方國珍國珍復降於元國珍初作亂元出空名宣敕數十道募人擊賊海濱壯士多應募立功所司邀重賄不與敕有一家數人死事卒不得官者而國珍之徒一再招諭皆至大官由是民慕爲盜從國珍者益眾夏六月乙丑鄧愈帥華高等徇廣德路元守將嚴兵城下高以數騎挑戰不動高衝擊大破之遂克其城以爲廣興府使愈及邵成守之乙亥遣楊憲通好於張士誠其書曰昔隗囂稱雄於天水今足下亦擅號於姑蘇事勢

明紀卷一

九

相等吾深爲足下喜睦鄰守境古人所貴竊甚慕焉自今信使往來毋惑讒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畱憲不報秋七月己卯朔太祖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等數十人皆爲省僚軍機進退賞罰章程多決於善長時又置行樞密院亦太祖自領之朱文正同僉院事又置帳前都指揮使司左右前後中翼元帥府五部都先鋒省都鎮撫司理問所提刑按察司兵馬指揮司營田司辛巳張士誠遣舟師攻鎮江徐達敗之於龍潭太祖遣達及湯和攻常州士誠兵來援達以敵狡而銳未易力取乃離城設二伏以待別遣將王均用爲奇兵而自督軍戰敵退走遇伏大敗之獲其張湯二將初郭天敘戰死韓林兒以其弟天爵爲中

書右丞已而太祖爲平章政事天爵失職怨望久之謀不利於太祖誅死子興後遂絕有一女事太祖後爲惠妃生蜀谷代三王 九月戊寅太祖如江淮府謁孔子廟遣儒士告諭父老勸農桑尋還應天 庚辰韓林兒將李武崔德破武關 冬十月張士誠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太祖答書責其歸楊憲歲輸粟五十萬石士誠復不報徐達進圍常州不下 十二月改江淮府爲鎮江府

十七年春二月耿炳文自廣興進攻長興敗士誠將趙打虎獲戰船三百餘艘禽其守將李福安等戊申克長興長興據太湖口與宣歙接壤爲江浙門戶太祖得其地大喜三月乙亥朔改爲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爲總兵都元帥費聚爲副

明紀卷一

十

守之溫祥卿者多智數避亂來歸炳文引入幕府畫守禦計甚悉 壬午徐達克常州丁亥以爲長春府己丑復曰常州府改武進縣曰永定晉陵縣曰京臨尋省京臨入永定以湯和爲樞密院同僉守之常與士誠接境間諜百出和防禦嚴密敵莫能窺是役也郭興晝夜不解甲者七月城下受上賞 林兒將毛貴陷膠萊益都濱州山東郡邑多下 時元將別不華屯寧國六安人朱亮祖者初爲元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時得之喜其勇悍賜金幣仍舊官居數月遁去復歸於元數與我兵戰爲所獲者六千餘人遂入寧國太祖方取集慶未暇討也既克常州遣徐達等圍之寧祖突圍戰常遇春被創而還諸將莫敢前夏四月丁卯太祖自將攻拔之別不華降縛亮祖以見太祖曰爾

將何如對曰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太祖壯而釋之元百戶張文貴殺妻妾自刎死寧國之役花雲自常州赴之兵陷山澤中八日羣盜硬道雲操子鼓譟出入斬首千百計身不中一矢還駐太平 五月上元寧國句容獻瑞麥 張士誠遣左丞潘原明寇長安州敗走 六月趙繼祖等徇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吳良攻奪之遂克江陰命良爲指揮使守之時士誠據全吳兵食足江陰當其要衝枕大江扼南北襟喉士誠數以金帛啗將士窺釁太祖諭良曰江陰我東南屏蔽汝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貪小利毋與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良奉命惟謹備禦修飭以敗敵功進樞密院判官 俞通海以舟師略太湖王銘流矢中右臂引佩刀出其鏃復戰降士誠守將於馬蹟山艤

明紀卷一

十一

舟胥口呂珍兵暴至諸將欲退通海曰不可彼眾我寡退則情見不如擊之乃身先疾鬪矢下如雨中右目不能戰命帳下士被己甲督戰敵以爲通海也不敢偪徐解去由是通海一目遂眇 劉福通率眾攻汴梁分遣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赦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出山東北犯元鎮守黃河義兵元帥田豐叛附於福通 秋七月徐達徇宜興使前鋒趙德勝取常熟張士德迎戰爲德勝所禽士德小字九六善戰有謀浙西地皆其所略定旣破禽士誠大沮初士誠失長興常州江陰兵不得四出勢漸蹙士德用江陰王逢計欲降於元以拒太祖至是使人間道貽士誠書言之士誠遂決計請降元江浙右丞相達識帖睦迺言於朝授士誠太尉官

其將吏有差太祖欲畱士德以招士誠士德竟不食死初莫天祐聚眾保無錫州士誠招之不從以兵攻之亦不克士誠既受元官天祐乃降士誠累表為同僉樞密院事胡大海克徽州元萬戶吳訥戰敗自殺守將八思爾不花遁改徽州路曰興安府鄧愈守之苗帥楊完者以十萬眾來攻愈激厲將士與大海合擊破走之鄧愈薦休寧朱升召問時務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八月癸丑劉福通陷大名衛輝路

康茂才取江陰馬馱沙敗士誠獲其樓船九月婺源州元帥汪同來降倪文俊謀殺徐壽輝不克奔黃州為麾下領兵元帥陳友諒所殺友諒自稱平章政事閏九月白不信等陷興

元遂入鳳翔其黨走入蜀冬十月常遇春自銅陵攻池州吳

明紀卷一

十一

禎廖永安以舟師毀其北門入城敵艦百餘至復大敗之執徐壽輝守將初張明鑑聚眾淮南以青布為號稱青軍又以善

長槍稱長槍軍由含山轉掠揚州元鎮南王孛羅普化招降之以為義兵元帥踰年食盡謀擁王作亂王走死淮安明鑑遂據揚州屠居民以食繆大亨言於太祖曰賊饑困若掠食四出則難制矣且驍鷲可用無為他人得太祖命大亨急攻義兵千戶武德謂明鑑曰吾輩才雄萬夫今東衄西挫事勢可知不如早擇所依明鑑然之遂降得眾數萬馬二千餘匹悉送其將校妻子至應天改淮海翼元帥府為江南分樞密院以大亨為同僉院事總制揚州鎮江改揚州為淮海府大亨有治略寬厚不擾而治軍嚴肅禁暴除殘民甚悅未幾卒十二月己丑釋囚

徐壽輝將明玉珍帥斗船五十艘掠糧川峽間將還時元右丞完者都募兵重慶義兵元帥楊漢應募至欲殺之并其軍漢知之走出峽遇玉珍爲言重慶無重兵完者都與右丞哈麻禿不相能若回船襲之可取而有也玉珍意未決部將戴壽曰機不可失可分船爲二半貯糧歸沔陽半因漢兵攻重慶不濟則掠財物還玉珍從其策襲重慶走完者都執哈麻禿以獻壽輝壽輝授玉珍蜀行省右丞李文忠年十九以舍人將親軍從援池州破天完軍驍勇冠諸將別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之敗元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復敗苗軍於於潛昌化進攻淳安夜襲洪元帥降其眾千餘授帳前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路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

明紀卷一

三

庚戌王弼取婺源州斬元守將鐵木兒不華二月己巳朔

毛貴據長蘆鎮尋陷濟南益引兵而北殺宣慰使董搏霄於南皮陷薊州犯湖州略柳林以偪大都元帝徵四方兵八衛議欲遷都以避其鋒大臣諫乃止太祖以軍興民失農業乙亥以康茂才爲營田使初石牌民朱定販鹽無賴與富民趙氏有隙遂告變滅趙氏授江陰判官尋復爲盜元遣兵捕之定乃導張士誠陷平江士誠以定爲參政而遣元帥欒瑞成石牌及太祖取江陰瑞猶據石牌導舟師往來其間太祖命廖永安等擊之桑世傑戰死瑞亦降張氏窺江路絕三月己酉錄囚鄧愈李文忠會胡大海之師自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遂安破長槍帥余子貞逐北至淳安又破其援兵丙辰克建德以爲建安

府尋曰建德府文忠守之楊完者以苗獠數萬水陸奄至文忠將輕兵破其陸軍取所馘首浮巨筏上水軍見之亦遁 初巢湖諸將來歸獨趙普勝逸去歸於陳友諒夏四月陷池州遣別將守而自據縱陽水寨友諒尋據龍興路遣熊天瑞守贛州庚午楊完者再攻徽州胡大海擊敗之轉攻建德軍烏龍嶺武德請於李文忠曰此可襲而取也文忠問故對曰乘高峴之其部曲徒舉不安而聲囂文忠曰善即與鄧愈襲完者覆其營

五月劉福通攻下汴梁元守將竹貞遁遂迎韓林兒都焉 李文忠進攻浦江禁焚掠示恩信義門鄭氏避兵山谷招之還以兵護之民大悅 張士誠雖去僞號擅甲兵土地如故達識帖睦迺在杭州與楊完者有隙陰召士誠兵士誠遣史文炳襲殺

明紀卷一

四

完者遂有杭州 陳友諒將鄧克明等陷汀邵略杉關元汀州路總管陳友定禦之戰於黃土大捷走克明 冬十月壬申胡大海克蘭溪州 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西通太湖口士誠饒道所由斷其饒道破之必矣達乃遣丁德興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改曰建寧州尋復故楊國興以右翼元帥守之 宜興既復廖永安乘勝深入太湖遇吳將呂珍與戰後舟不繼舟膠淺被執永安長水戰屢以舟師破士誠兵士誠愛其才勇欲降之不可爲所囚 十二月癸酉關先生等陷上都毀諸宮殿轉掠遼陽 胡大海攻婺州久不下太祖自將往擊之命毛騏權理中書省事徐達雷守應天常遇春等並從耿再成爲前鋒屯縉雲之黃龍山以遏敵衝命梓

州人王宗顯至婺州覬敵宗顯潛得城中虛實及諸將短長還白太祖太祖喜曰我得婺以爾爲知府是時元行省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宜孫聞婺破兵承制以胡深爲元帥帥車師由松溪來援太祖曰道隘車戰適取敗耳命胡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破之禽元帥季彌章深遁去德濟胡大海養子也元樞密同僉寧安慶與守將帖木烈思貳遣都事繩城請降癸未太祖駐兵城西城中人望見五色雲如車蓋以爲異甲申安慶開東門納兵元浙東廉訪使楊惠婺州達魯花赤僧住戰死執帖木烈思石抹厚孫太祖入城發粟振貧民改州爲寧越府以王宗顯爲知府潘庭堅同知府事王興宗爲金華知縣興宗故隸人李善長李文忠皆以爲不可太祖曰興

明紀卷一

五

宗事我久勤廉能斷儒生法吏莫先也始置中書分省於寧越府辟郡人吳沈許元胡翰戴良等十三人會食省中曰二人更番講經史陳治道又辟范祖幹葉儀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太祖深禮貌之祖幹及儀皆求歸許之旌祖幹孝行表其所居曰純孝坊 戊子遣主簿蔡元剛招諭方國珍 命石抹厚孫爲書招宜孫宜孫不聽

十九年春正月乙巳太祖謀取浙東未下諸路戒諸將曰克城以武戡亂以仁吾比入集慶秋毫無犯故一舉而定每聞諸將得一城不妄殺輒喜不自勝夫師行如火不戢將燎原爲將能以不殺爲武豈惟國家之利子孫實受其福 庚申胡大海克

諸暨張士誠守將宵遁萬戶沈勝既降復叛大海擊敗之生禽四千餘人改諸暨爲諸全州 樂平人許瑗進謁曰足下欲定天下非延攬英雄不可太祖喜置幕中參軍事 命寧越知府王宗顯立郡學宗顯故儒者博涉經史聘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源等爲訓導自兵興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未幾卒官 樂鳳知諸全州事請州人楊恆爲州學師恆固讓不起鳳乃令州中子弟卽家問道政有缺失輒貽書咨訪 胡大海移兵攻紹興馮國用卒於軍太祖哭之慟命其弟勝襲兄職典親軍大海再破士誠兵 時禁釀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都事王愷請勿誅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寧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 方國珍謀於其下

明紀卷一

五

曰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抗況爲我敵者西有吳南有閩黃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變眾以爲然於是遣使奉書進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文綺百匹太祖復遣鎮撫孫養浩報之

張士誠大舉兵寇江陰艤幢蔽江其將蘇同僉駐君山指畫進兵吳良遣其弟禎出北門與戰而潛遣元帥王子明帥壯士馳出南門合擊大敗之俘斬甚眾敵宵遁 三月甲午赦大逆以下 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禦之東門使別將出小北門問道襲其後夾擊大破之 丁巳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來獻遣其子

關爲質太祖卻其質厚賜而遣之 毛貴之破濟南也立寶興院選用元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輓運大車百輛凡官民田十取其二

故得據山東者三年至是爲趙均用所殺夏四月俞通海攻
縱陽水寨大破之趙普勝陸走盡獲其舟遂復池州張士誠
復攻建德李文忠破之大浪灘乘勝克分水立樞密分院於
寧越府常遇春守之時耿炳文守長安州吳良守江陰湯和
守常州皆數破張士誠兵太祖以故久畱寧越徇浙東六月壬
戌朔還應天以寧越重地召胡大海使協守張士誠將呂珍
圍諸全胡大海救之珍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珍營珍勢蹙
於馬上折矢誓請各解兵許之郎中王愷曰珍猾賊不可信不
如因擊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擊之不武師遂還
人服其威信元察罕帖木兒數破賊盡復關隴發秦晉之師
會汴城下屯杏花營諸軍環城而壘韓林兒兵出戰輒敗嬰城

明紀卷一

七

守百餘日食將盡劉福通計無所出秋八月挾林兒從百騎開
東門遁還安豐後宮屬子女及符璽印章寶貨盡沒於察罕
徐達進攻安慶與張德勝自無爲陸行夜掩浮山寨走普勝
將胡總管追敗之青山逐北至潛山陳友諒將郭秦逆戰沙河
德勝破斬之九月克潛山達還鎮池州常遇春移兵圍衢州
以奇兵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戰具急攻之遂下元總管馮浩赴
水死改衢州路爲龍游府命王愷總制軍民事愷增城濬濠置
游擊軍籍丁壯得萬餘人遇春部將擾民愷械而撻之市遇春
讓愷愷曰民者國之本撻一部將而民安將軍所樂聞也遇春
乃謝愷時饑疫相仍愷出倉粟修惠濟局全活無算學校毀與
孔子家廟之在衢者並新之設博士弟子員士翕然悅服開化

馬宣江山楊明並爲亂先後討禽之未幾遇春從徐達守池州
趙普勝守安慶數引兵爭池州太平太祖患之召普勝客使
潛入友諒軍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訴功悻悻有
德色友諒銜之疑其貳於己以會師爲名自江州猝至普勝以
燒羊迎於雁汊甫登舟友諒卽殺普勝并其軍 張士誠兵奄
至常州吳復敗之忠節門吳良遣兵從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
士誠奪氣 元帝遣使徵糧於張士誠賜之龍衣御酒士誠自
海道輸糧十一萬石於大都歲以爲常 冬十月遣博士夏煜
授方國珍福建行省平章事弟國瑛參知政事國珉樞密分院
僉事國珍名獻三郡實陰持兩端煜旣至乃詐稱老疾不任職
惟受平章印誥而已 俞廷玉卒於安慶軍中 耿再成侵處

明紀卷一

六

州石抹宜孫分遣元帥葉琛胡深參謀林彬祖鎮撫陳仲真拒
戰會胡大海兵至與再成合大破之進抵城下十一月壬寅宜
孫戰敗與琛及章溢走建寧處州遂下深以龍泉慶元松陽遂
昌四縣降太祖素知深名召見授左司員外郎遣還處州招集
部曲從征大海遂定處州七邑再成守之改處州路爲安南府
尋爲處州府 陳友諒之據龍興也徐壽輝欲徙都之友諒不
可旣而友諒居江州壽輝遽自漢陽來從之友諒伏兵郭外迎
壽輝入卽閉城悉殺其所部遂以江州爲都奉壽輝以居自稱
漢王置王府官屬 李善長等薦劉基宋濂葉琛章溢命處州
總制孫炎招之

二十年春正月改寧越府曰金華府 二月元福建行省參政

袁天祿以福靈降 劉基不就徵孫炎使再往基遺炎寶劍炎作詩以爲劍當上獻天子斬不順命者人臣不敢私封還之遺基書數千言基始與宋濂等俱赴召三月戊子朔至應天太祖迎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基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寵禮甚至太祖問陶安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策太祖多其能讓夏五月陳友諒以輕兵襲池州徐達與常遇春設伏大破之九華山下斬首萬人生禽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旅也不殺必爲後患達不可以狀聞而遇春先以夜阮其人過半太祖不憚悉縱遣餘眾於是始命達盡護諸將友諒挾徐壽輝東下攻太平元

明紀卷一

九

帥朱文遜知府許瑗院判花雲王鼎結陳迎戰文遜戰死文遜亦太祖義子史不傳其小字友諒遂攻城城堅三日不得入友諒乃以巨舟乘漲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閏月丙辰朔城陷縛雲雲奮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賊非吾主敵盍趣降賊怒碎其首縛諸檣叢射殺之雲至死罵益厲瑗鼎亦抗罵死方戰之急也雲妻卞氏祭家廟拏三歲兒泣語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存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之雲被執卞氏赴水死侍兒孫氏瘞之抱兒行被掠至江州孫夜投漁家脫簪珥屬養之已復竊兒走遇潰軍奪舟浮水渡江踰年乃達太祖所友諒旣克太平志益驕進駐采石磯遣部將陽白事壽輝前戒壯士挾鐵槌擊碎其首壽輝死友

諒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僭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鄒普勝以下皆仍故官約張士誠合攻應天應天大震諸將議先復太平以牽之太祖曰不可彼居上游舟師十倍於我猝難復也或請自將迎擊之太祖曰不可彼以偏師綴我而全軍趨金陵順流半日可達吾步騎急難引還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策也或又議奔據鍾山或請遂降之劉基獨張目不言太祖召入內基奮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矣乃定計馳諭胡大海攻信州以牽其後而合康茂才以書給友諒令速來李善長以爲疑太祖曰二寇合吾首尾受敵惟速其來而先破之則士誠膽落矣友諒聞茂才爲內應

明紀卷一

十一

果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於是常遇春以五翼軍伏石灰山徐達屯南門外楊璟屯大勝屯張德勝等以舟師出龍江關趙德勝守虎口城太祖親督軍盧龍山孝慈皇后盡發宮中金帛犒士友諒至江東橋見橋愕然呼茂才不應知爲所給乙丑戰於龍灣諸將欲急擊之太祖曰天且雨趣食乘雨擊之須臾果大雨士卒競奮雨止合戰趙德勝力戰殺傷相當伏兵起馮勝華雲龍躍馬大呼擣其中堅廖永安張德勝麾諸將奮擊友諒軍披靡遇春達茂才等夾攻大破之友諒乘輕舸走張德勝追敗之慈湖焚其舟俞通海禽其七帥逐北至采石大戰張德勝歿於陳王銘突敵陳敵鑽槩刺銘傷頰銘三出入殺傷過當馮勝合諸軍蹙之友諒復大敗遂

棄太平走江州遇春等進復太平乘勝取安慶大海亦引兵克
信州以爲廣信府時信方絕糧或勸大海還師大海曰此闔楚
襟喉也可棄之乎築城浚隍畱守不去先是軍糧少所得郡縣
皆徵糧於民民甚以爲苦大海言於太祖已之 丁卯置儒學
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 六月更築太平城 石抹宜孫自建
寧收集士卒欲復處州王子攻慶元爲耿再成所敗還走半道
遇鄉兵被殺部將李彥文葬之龍泉太祖嘉其忠遣使致祭復
其處州生祠 時徐壽輝將歐普祥守袁州黃彬說之曰公與
友諒比肩奈何下之友諒驕恣非江東敵也保境候東師當不
失富貴秋九月普祥以袁州降友諒遣其弟友仁攻之彬與普
祥敗其眾獲友仁友諒懼約分界不相犯乃釋友仁時江楚諸
郡皆爲陳氏有袁扼其要害潭岳賴兵不得出友諒勢大蹙太
祖兵臨之遂棄江州彬力也壽輝浮梁守將于光亦來降明王
珍聞友諒弑壽輝自立曰與友諒俱臣徐氏顧悖逆如此命以
兵塞瞿塘絕不與通立壽輝廟於城南隅歲時致祀 方國珍
歲歲爲元漕張士誠粟元累進國珍行省左丞相衢國公國珍
受之如故太祖察其情冬十二月復遣夏煜以書諭曰吾始以
汝豪傑識時務故命汝專制一方汝顧中懷叵測欲覘我虛實
則遣侍子欲卻我官爵則稱老病夫智者轉敗爲功賢者因禍
成福汝審圖之國珍得書不省 以葉琛章盜爲營田司僉事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中書省設御座遙拜韓林兒劉基曰
牧豎耳奉之何爲因見太祖陳天命所在太祖問征取計基曰

士誠自守虜不足慮友諒切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流其心無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太祖大悅曰先生有至計勿惜盡言李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制錢法開鐵冶定魚稅以裕國用二月甲申立鹽茶課設官合商人販鹽二十取一又令於產茶地買茶納錢請引私茶與私鹽同罪己亥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爲一貫四十文爲一兩四文爲一錢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應天城內外置大小二場分教士卒以郭景祥宋思顏爲參軍趙均用之據徐州也以薛顯爲元帥守泗州均用死顯以泗州來降太祖復以書諭方國珍曰福基於

明紀卷一

三

至誠禍生於反覆隗囂公孫述故轍可鑒大軍一出不可虛詞解也國珍詐窮戊寅遣使來陽爲惶懼謝罪以金寶飾鞍馬獻太祖曰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寶玩非所好也夏四月改寧國府曰宣城府元完者都自果州會平章朗革彥參政趙資謀復重慶屯嘉定之大佛寺明玉珍遣明二攻之半年不下玉珍乃親帥眾圍之遣二以輕兵襲陷成都五月癸丑嘉定陷執資及完者都朗革彥歸重慶館諸洽平寺欲使爲己用三人者執不可乃斬於市妻子皆死蜀人謂之三忠於是諸郡相次附於玉珍明二尋復姓名曰萬勝秋七月甲子范常爲太平知府諭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民數困於兵當令得所常以簡易爲治興學卹民官廩有穀數千石請給民乏糧

者秋稔輸官公私皆足居三年民親愛之郭景祥性諒直遇事敢言宋思顏亦隨事納忠太祖嘗視事東閣天暑汗沾衣左右更以衣進皆數經浣濯者思顏曰主公躬行節儉真可示法子孫願始終如一太祖嘉其直賜之幣他日又進曰句容虎爲害旣捕獲宜除之今叅養民間何益太祖欣然卽命殺虎陳友諒將張定邊陷安慶守將趙仲中棄城走還龍江法當誅常遇春請原之太祖不許曰法不行無以懲後遂誅仲中而以其弟庸爲行樞密院僉事時胡德濟守廣信府友諒將李明道來寇德濟與力戰大海自金華來援夾擊之禽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元察罕帖木兒旣取汴梁遣養子擴廓帖木兒討東平脅降田豐王士誠乘勝定山東軍聲大振八月太祖遣使通

明紀卷一

三

好太祖自將舟師征陳友諒至安慶敵固守唐勝宗爲陸兵疑之廖永忠張志雄出不意破其水寨仇成以陸兵乘之戊戌克安慶以爲寧江府仇成爲橫海指揮同知守其地趙德勝乘風泝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諒始知倉皇遁去小孤山守將丁普郎傳友德迎降壬寅太祖次湖口追敗友諒於江州胡大海入戰皆大捷遂入江州以爲九江府友諒奔武昌徐達追之友諒出戰艦汚陽達營漢陽沌口以遏之分徇南康建昌饒贛黃廣濟友諒守將吳宏王溥等皆下改南康爲西寧府饒州曰鄱陽府又改池州曰九華府尋與饒州皆復故名以陶安知黃州鄧愈守饒州溥守建昌初羅復仁爲陳友諒編修知其無成遁去太祖取九江復仁來謁畱置左右張士誠遣司徒李伯

昇帥水陸兵十萬攻長安州城中兵僅七千人副元帥劉成引數十騎出西門擊敗伯昇兵禽其將宋元帥轉至東門伯昇悉兵圍之成戰死太祖聞長安被攻命陳德華高費聚往援伯昇夜劫營諸將皆潰耿炳文嬰城固守攻甚急隨方禦之不解甲者月餘常遇春復帥兵來援殺吳兵五千餘人伯昇乃解圍遁

冬十一月陳友諒撫州守將鄧克明爲吳宏所攻遣使僞降以緩師鄧愈知其情自饒州卷甲夜馳二百里已未旦入其城克明出不意單騎走愈號令明肅秋毫不犯遂定撫州克明不得已降 十二月改淮海府曰維揚府 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遣使請降且請無散部曲太祖有難色劉基從後蹋胡牀太祖悟許之以書報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

明紀卷一

三

足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此足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來者嘗推赤心以待隨其才任使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安肯散其部伍使人自危疑負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侮猜忌若此竟何所成近建康龍灣之役予所獲張志雄梁鉉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志雄破安慶水寨鉉等攻江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尙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宜早爲計

二十二年春正月廷瑞得書乃遣康泰至九江降乙卯太祖如

龍興至樵舍廷瑞以陳氏所授丞相印及軍民糧儲之數來獻
迎謁於新城門太祖慰勞之俾仍舊官收龍興路爲洪都府謁
孔子廟告諭父老除陳氏苛政罷諸軍需存卹貧無告者民大
悅瑞州臨江吉安相繼下以吉安爲府置中書行省又改建昌
路曰肇慶府撫州路曰臨川府尋皆復故名廷瑞改名美 鄧
愈薦臨川張中數學召至命坐問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此邦
之人其少息乎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且盡鐵
柱觀亦僅存一殿耳 二月還應天遷江西行省於洪都府鄧
愈爲參政葉琛爲洪都知府鎮守之胡深以親軍指揮守吉安
初建德旣下苗將蔣英劉震李福自桐廬歸於胡大海大海
喜其驍勇畱置麾下至是大海守金華三人者謀作亂辛未晨
入分省署請大海觀弩於八詠樓大海出英遣其黨跪馬前詐
訴英過大海未及答反顧英突出袖中椎擊大海中腦仆地遂
殺之又殺其子關住德郎中王愷欲生之愷正色曰吾守土義
當死寧從賊耶又殺之亦殺其子李文忠聞變遣將來擊英等
大掠城中持大海首奔方國珍國珍不受使國璋邀擊之兵敗
被殺英等遂奔張士誠文忠親往撫其眾金華遂定大海善用
兵軍行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燬廬舍又好土所至訪求豪雋
薦之及死聞者無不流涕大海竟無後 處州苗帥李祐之等
聞蔣英之變亦作亂行省院判耿再成方對客飯聞變上馬收
戰卒不滿二十人迎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反賊攢槊刺之
再成揮劍連斷數槊中傷墮馬大罵不絕口死亂軍執都事孫

炎知府王道同幽之元帥朱文剛聚兵殺賊不及亦被執皆不
屈賊帥賀仁德以燭雁斗酒噉炎炎且飲且罵賊怒拔刀叱解
衣炎曰此紫綺裘主上所賜吾當服以死遂與道同文剛皆見
害 金處苗軍繼反浙東搖動劉基以母喪還喪至龍游府爲
守將夏毅諭安諸屬邑 李文忠遣將屯縉雲以圖處州 改
建德爲嚴州府李文忠爲浙東行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
軍事 張士誠聞浙東亂遣其弟士信帥兵十萬寇諸全知州
欒鳳與院判謝再興力守數出奇兵挫敵 胡美之降也同僉
康泰平章祝宗不欲美微言於太祖太祖命將其兵從徐達征
武昌泰宗遂反三月癸亥舟次女兒港趨還乘夜破新城門而
入鄧愈倉卒間變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從騎死且盡窘甚連

明紀卷一

美

易三馬馬輒踣最後得養子馬乘之始得奪撫州門以出奔還
應天知府葉琛被執不屈大罵與都事萬思誠皆死愈至應天
太祖弗之罪 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遣同僉胡德濟自
信州往救乘懈得入城與再興欒鳳分門守再興復請益兵文
忠兵少無以應會太祖使邵榮討處州亂卒文忠乃揚言徐右
丞邵平章將大軍刻日進士信兵聞之懼謀夜遁德濟與再興
率死士夜半開門突擊大破走之諸全得完 夏四月己卯邵
榮胡深復處州叛軍皆伏誅以深爲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
州軍民事深葬耿再成等後改葬應天聚寶山時山寇竊發人
情未固深募兵萬餘人捕誅渠帥沿海軍素驍誅其尤橫者數
人患乃息 徐達以沌口軍還討洪都叛將甲午復其城祝宗

走死執康泰歸於應天太祖以泰爲胡美甥赦弗誅復以寧江府爲安慶府西寧府爲南康府長安州爲長興州太祖以洪都重鎮屏翰西南非骨肉重臣莫能守五月丙午命兄子文正統元帥趙得勝鄧愈等鎮其地開大都督府儒士郭奎劉仲服爲參謀文正增城浚池招集山寨未附者號令明肅遠近震懾明玉珍自稱隴蜀王以劉楨爲參謀六月戊寅元察罕輔木兒以書來報畱我使人不遣寧海人葉兌獻書太祖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孔明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江之所備莫急上流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所有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郡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侔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至其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紹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今欲攻之莫若聲言掩取杭紹湖秀而大兵直擣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旣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

鎮在紹興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絕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犁其腹心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討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卽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合張景齊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旣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卽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

明紀卷一

天

璋之歿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勝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脆城陋兩浙旣平必圖歸附下之一辨士力耳如復稽遲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也太祖奇其言欲畱用之力辭去賜銀幣襲衣後數歲削平天下規模次第略如兌言 元察罕帖木兒總大軍圍益都戊子田豐王士誠乘閒刺殺之入益都與陳孫頭合元帝卽軍中拜擴廓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如察罕官領其軍擴廓木王姓小字保保察罕甥養爲子 張中又言國中大臣

有變宜預防初太祖所任將帥最著者平章邵榮與徐達常遇春爲三而榮尤宿將善戰浸驕蹇有異志與參政趙繼祖謀伏兵爲變秋七月丙辰事覺太祖欲宥榮死遇春直前曰人臣以反名尙何可宥臣義不與俱生太祖乃飲榮酒流涕而戮之繼祖亦伏誅 八月改永定縣復曰武進縣 九月癸卯朔劉福通自安豐引兵援益都遇元師於火星埽大敗走還 冬十一月乙巳元兵穴地道入益都執田豐王士誠剖其心以祭察罕帖木兒縛陳孫頭等二十餘人獻闕下韓林兒勢大窘 池州帥羅友賢據賢山寨通張士誠常遇春趙德勝破斬之 十二月元戶部尙書張景郎中馬合謀航海自慶元至應天授太祖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擴廓帖木兒致書歸使者太祖聞察罕被刺遂不受官殺馬合謀以張景才畱官之 劉楨說明玉珍曰西蜀形勝地大王撫而有之休養傷殘用賢治兵可以立不世業不於此時稱大號以係人心一旦將士思鄉土瓦解星散大王孰與建國乎玉珍善之乃議於眾

明紀卷一

三

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僭稱皇帝國號夏建元天統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太子倣周制設六卿以劉楨爲宗伯分蜀地爲八道更置府州縣蜀兵視諸國爲劣勝兵不滿萬人玉珍素無遠略然性節儉頗好學折節下士旣稱帝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設提舉司教授建社稷宗廟求雅樂開進士科定賦稅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皆劉楨爲之謀也 命汪河錢楨至河南報擴廓書爲所畱太祖前後凡七致擴廓書終不報 初

太祖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又令諸將屯田龍江諸處惟康茂才績最乃下令褒之二月壬申命將士屯田積穀是月張定邊陷饒州張士誠將呂珍圍安豐韓林兒告急於太祖太祖曰安豐破則士誠益彊不可不救也劉基曰友諒士誠方伺隙未可動也不聽三月辛丑太祖自將救安豐珍已破安豐殺劉福通聞大軍至盛兵拒守太祖左右軍皆敗常遇春橫擊其陳三戰三破之珍走俘獲士馬無算乃以林兒歸居之滁州太祖還應天徐達及遇春移師圍廬州陳友諒忿疆土日蹙乃大治樓船數百艘皆高數丈飾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馬棚上下人語聲不相聞艣箱皆裹以鐵會聞太祖援安豐乃遣使約張士誠夾攻士誠欲守境觀變許使者不行也友諒遂載妻

明紀卷一

三

子官屬盡銳以攻洪都夏四月壬戌乘漲直抵城下趙德勝帥所部數千背城逆戰射殺其將敵頗沮明日圍合環城數匝德勝與朱文正鄧愈薛顯等分門固守初諸全守將謝再興使部校鬻貨於杭州太祖慮其輸我軍實殺部校召再興還以參軍李夢庚總制諸全軍馬旣而忿再興功爲兄子文正娶其長女命徐達娶其幼女復遣守諸全再興忿夢庚出己上變鳳復以細故繩之乙丑遂叛殺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並殺之執夢庚降於張士誠夢庚亦死之太祖以再興數有功叛非其志故鳳與夢庚皆不得卹鄧愈守撫州門當敵要衝陳友諒親督眾來攻城壞且三十餘丈愈且戰且築趙德勝帥諸將力戰樞密院判李繼先乘城戰死城復完友諒晝夜攻左翼元帥牛海

龍萬戶程國勝夜劫敵營海龍死國勝泗水得脫走應天左副元帥趙國旺引兵燒敵戰艦敵追至投橋下死軍士張德山復夜半潛出亦死夏茂成守城樓中飛礮死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元帥許瑋俱戰死百戶徐明躍馬出射賊賊知名併力攻被執死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友諒攻甚急顯隨方禦之間出銳卒搏戰斬其平章劉進昭禽副樞趙祥五月築禮賢館以處劉基等李文忠薦王禕及許元王天錫召置館中陳友諒遣蔣心勝攻吉安守將李明道開門納兵殺參政曾萬中陳海執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脅之降不屈又分兵陷臨江執同知趙天麟亦不屈皆送友諒所友諒殺三人徇洪都城下朱文正等不爲動友諒兵又陷無爲州知州董曾抗罵不屈沈之江

明紀卷一

三

趙德勝暮坐城門樓指揮士卒弩中腰簪鏃入六寸拔之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屢矣無重此者死不恨恨不能掃清中原耳言畢而絕德勝剛直沈鷺馭下嚴肅未嘗讀書臨機應變動合古法洪都圍久內外隔絕朱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應天以東湖小漁舟從水關潛出夜行晝止半月始得達太祖問友諒兵勢對曰兵雖盛戰鬪死者不少今江水日涸賊巨艦將不利援至可破也太祖謂子明歸語而帥堅守一月吾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合誘城中降子明陽諾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主上合諸公堅守救且至賊怒攢槩殺之秋七月癸酉太祖自將救洪都召徐達常遇春自廬州來會太祖問張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

獲其渠帥時有周顛者亦以吉告舟次安慶無風中以洞元法祭之風大作癸未次湖口先伏兵涇江口及南湖背邊友諒歸路檄信州兵守武陽渡友諒聞太祖至解圍逆戰於鄱陽湖友諒兵號六十萬聯巨舟爲陳樓櫓高十餘丈綿亘十餘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丁亥遇於康郎山太祖分軍十一隊以禦之戊子合戰達先諸將擊其前鋒傅友德被數創戰益力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友諒軍乘上流鋒銳甚太祖軍舟小不能仰攻幾不支俞通海乘風以火礮焚其舟二十餘遇春與廖永忠等力戰呼聲動天地殺傷略相當張定邊直犯太祖舟舟膠於沙不得退危甚程國勝與左副指揮韓成元帥陳兆先駕舸左右奮擊陳德身破九矢不退常遇春射定邊中之定邊走通海復飛

明紀卷一

三

舸來援舟驟進水湧太祖舟得脫而通海舟爲敵巨艦所壓兵皆以頭抵艦兜鍪盡裂僅免遇春舟復膠於淺有敗舟順流下觸舟舟乃脫亦免成國勝兆先繞出敵艦後援絕皆死元帥朱貴亦戰沒永忠追定邊且射之定邊被矢如蝟士卒多死夜太祖以友諒可破而慮士誠內犯遣徐達還守應天己丑友諒悉巨艦出戰諸將仰攻不利有怖色太祖親麾之不前斬退縮者十餘人皆殊死戰樞密同知丁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直立執兵作鬪狀敵驚爲神樞密院判張志雄舟檣折敵攢刺之知不能脫遂自刎元帥余昶右元帥陳弼徐公輔皆戰歿郭興請以火攻之會日晡大風起東北永忠通海等乃帥敢死士操七舟實火藥蘆葦中縱火焚其樓船風烈火熾煙焰漲天湖水盡

赤友諒兵大亂諸將鼓譟乘之斬首二千級焚溺死者無算友諒弟友仁亦燒死友仁號五王眇一目有勇略旣死友諒氣沮是戰也太祖舟雖小然輕駛友諒軍俱艤龐巨艦不利進退以是敗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令軍士明日併力攻白檣舟太祖知之令諸舟盡白其檣辛卯復戰劉基侍太祖側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倉卒更舟坐未定飛礮擊舊所御舟立碎友諒乘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通海永忠復與趙庸汪興祖以六舟深入搏戰太祖登舵樓望久之無所見意已沒有頃六舟繞敵艦出飄颻若游龍軍士謹讓勇氣百倍戰益力自辰至午友諒復大敗於是斂舟自守不敢更戰興祖張德勝養子也是日副元帥昌文貴左元帥李信王勝劉義戰死

明紀卷一

三

諸將以友諒軍尙彊欲縱之去遇春獨無言通海進曰湖有淺舟難回旋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入卽成禽矣劉基亦請移舟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壬辰太祖移軍出湖口諸將欲放舟東下太祖命扼上流遇春乃沂江而上諸將從之遂水陸結柵以扼友諒歸路友諒退保渚磯相持三日其右金吾將軍曰出湖難宜焚舟登陸直趨湖南圖再舉左金吾將軍曰此示弱也彼以步騎躡我進退失所據大事去矣友諒不能決旣而曰右金吾言是也左金吾以言不用舉所部來降右金吾知之亦降友諒勢益蹙忿甚盡殺所獲將士而太祖則悉還所俘傷者傅以善藥且祭其親戚諸將之陳亡者八月太祖再移書友諒其略曰吾欲與公約從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公失計肆毒於我

我輕師間出奄有公龍興十一郡猶不自悔禍復構兵端一困於洪都再敗於康郎骨肉將士重罹塗炭公卽倖生還亦宜卻帝號坐待眞主不則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得書忿恚不報居湖中一月食盡掠糧都昌朱文正遣方亮焚其舟糧道絕壬戌以百艦趨南湖指爲南湖軍所遏遂突湖口太祖邀之順流搏戰及於湓江涇江軍復遮擊之大戰同知元帥李志高副使王咬住戰死友諒軍且鬪且走日暮猶不解友諒從舟中引首出有所指揮驟中流矢貫睛及顛死軍大潰降者五萬人執其太子善兒張定邊夜掖友諒次子理載其尸遁還武昌友諒豪侈嘗造鏤金牀甚工宮中器物類是既亡江西行省以牀進太祖歎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命有司毀之改洪都府爲南

明紀卷一

一

昌府朱文正遣何文輝等討平未附州縣九月還應天論功行賞遇春通海永忠等資金帛土田甚厚又論洪都守城功賞鄧愈與克敵等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虛直擣應天大事去矣乃頓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諒亡天下不難定也 丁玉爲九江知府大兵旣還彭澤山民叛玉聚鄉兵討平之 陳理至武昌嗣僞位改元德壽壬午太祖自將征之 謝再興以張士誠兵犯東陽左丞李文忠令胡深引兵爲前鋒戰於義烏文忠將千騎橫突其陳大敗之深建議以諸全爲浙東藩屏乃度地去諸全五十里並五指山築新城分兵戍守會太祖以再興叛馳使詣文忠別爲城守計至則功已竣未幾李伯昇以十六萬眾來攻頓城下不能拔敗去太祖嘉深功賜以

名馬擢胡德濟浙江行省參知政事移守新城 張士誠合其
下頌功德邀王爵元帝不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尊其母曹氏
爲王太妃置官屬別治府第於城中以士信爲浙江行省左丞
相幽達識帖睦邇於嘉興元徵糧不復與參軍俞思齊諫曰向
爲賊可無貢今爲臣不貢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思齊卽引疾
去是時士誠所據南抵紹興北踰徐州達於濟寧之金溝西距
汝潁濠泗東薄海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以士信及女夫潘元
紹爲腹心左丞徐義李伯昇呂珍爲爪牙參軍黃敬夫蔡彥文
葉德新主謀議元學士陳基右丞饒介典文章士誠好招延賓
客贈遺輿馬居室甚具爲人遲重寡言號爲有器量而實無遠
圖旣據有吳中吳承平久戶口殷甚士誠漸奢縱怠於政事士
信元紹尤好聚斂日夜歌舞爲樂將帥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
戰輒稱疾邀官爵田宅然後起甫至軍所載婢妾樂器踵相接
或大會游談之士榜蒲蹴鞠皆不以軍務爲意及喪師失地還
士誠概置不問上下嬉娛以至於亡 冬十月壬寅太祖圍武
昌廖永忠等分兵柵四門於江中聯舟爲長寨絕其出入 追
封張德勝蔡國公趙德勝梁國公桑世傑永義侯 十二月丙
申太祖還應天常遇春畱督諸軍 元帥葛俊守廣信盛冬發
民浚城濠李文忠止之不聽文忠怒欲臨以兵劉辰請往喻之
俊悔謝事遂已

明紀卷一

三

明紀卷第二

賜遷古學部條補奉憲尋去職

即贈知府銜給事中職內閣條補中書孫家參訂

太祖紀二

起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太祖稱吳元年二十八年戊申正月太祖稱洪

武元年國號明

元至正二十四年韓林兒之龍鳳十年也春正月丙寅朔太祖爲吳王建百官設四部於中書省分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論之曰立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闇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今宜監之以劉基爲太史監令立子標爲世子從宋濂受經二月乙未朔復視師武昌武昌城東南高冠山下瞰城中漢兵據之諸將相顧莫前傅友德帥數百人一鼓奪之流矢

明紀卷二

一

中頰洞脅不爲沮陳氏驍將陳同僉持槊突入太祖呼郭英殺之其丞相張必先自岳州來援次洪山常遇春乘其未集急擊禽之徇於城下必先號潑張軍中倚以爲重及被禽城守者皆大懼由是欲降者眾太祖欲招陳理遣羅復仁入城諭之且曰理若來不失富貴復仁頓首曰如陳氏遺孤得保首領俾臣不食言於異日臣死不憾太祖曰汝行吾不誤汝也復仁至城下號慟竟日理聞縋使入見復仁復大哭陳太祖意因語理曰大兵所向皆摧不降且屠城中民何罪理善其言遂帥官屬出降入軍門俯伏不敢視太祖見理幼弱掖之起握其手曰吾不汝罪也府庫財物恣所取漢陽府岳州興國諸路皆下改路曰府置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於武昌府三月乙丑太祖還應天授

陳理爵歸德侯初友諒之從徐壽輝也其父普才止之不聽及稱帝往迎普才普才曰汝違吾命吾不知死所矣至是太祖封普才爲承恩侯以詹同爲國子博士羅復仁吳琳魏觀爲國子助教復仁老特賜乘小車出入時功臣子弟教習內府諸博士治一經不盡通貫同學識淹博講易春秋最善應教爲文才思泉湧一時莫與並丁卯置起居注以宋濂楊思義爲之庚午罷諸翼元帥府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議律令設各道提刑僉事分巡錄囚令中書省曰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拔之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

明紀卷二

二

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眾者參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詣闕面陳其事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十年以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於是州縣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閒及兼通音律者初征酒醋之稅收官店錢及是減收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爲宣課司府縣官店爲通課司凡商稅三十取一過者以違令論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花雲東邱郡侯許瑗東陽郡侯王鼎太原郡侯於是死事諸臣以次封爲公侯伯子男夏四月建祠祀丁普郎等三十五人於康郎山趙德

勝等十四人於南昌 陳友諒既滅太祖志圖中原謂孔克仁曰元運既隳豪傑互爭其釁可乘吾欲督兩淮江南諸郡之民及時耕種加以訓練兵農兼資進取退守仍於兩淮間饋運可通之處儲糧以俟兵食既足中原可圖卿以爲何如克仁對曰積糧訓兵觀釁待時此長策也 時江左兵勢日盛太祖以漢高自期嘗謂孔克仁曰秦政暴虐漢高帝起布衣以寬大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羣雄蠡起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李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饋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尙閒謀御眾無

明紀卷二

三

紀律我以數十萬眾修軍政任將帥相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嘗閱漢書宋濂與克仁侍太祖曰漢治道不純者何克仁對曰王霸雜故也太祖曰誰孰其咎克仁曰責在高祖太祖曰高祖創業遭秦滅學民憔悴甫蘇禮樂之事固所未講孝文爲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業終於如是帝王之道貴不違時三代之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又嘗問克仁漢高起徒步爲萬乘主所操何道克仁對曰知人善任使太祖曰項羽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然承以柔遜濟以寬仁卒以勝之今豪傑非一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以觀天下之變若徒與角力則粹難定也 元孛羅帖木兒反太子奔太原

俞通海略劉家港進逼通州敗張士誠兵禽其將朱瓊陳勝
六月湖廣安定宣撫使向思明遣長官硬徹律等以元所授宣
撫敕印來上請改授置安定等處宣撫司二以思明及其弟思
勝爲之又置懷德軍民宣撫司一以向大旺爲之統軍元帥二
以南木潘仲玉爲之抽攔不用黃石三洞各置長官一以沒葉
大蟲硬徹律爲之斡坪洞設元帥府一以向顯祖爲之梅梓麻
寮二洞各置長官一以向思明唐漢明爲之皆新降者 徐達
復引兵圍廬州秋七月丁丑克之改路爲府置江淮行省焉尋
罷元樞密同知朱守仁以舒城來歸 戊寅常遇春徇江西鄧
克明之弟志清據禾豐有卒二萬鄧愈擊破之禽其大帥五十
餘人遂從遇春平臨江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禽克明八月戊

明紀卷二

四

戊復吉安將殺脅從者千餘人吉安人胡子祺走謁諸帥力言
不可得免進圍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太祖使使諭遇春克城
無多殺苟得地無民何益於是遇春浚壕立柵以困之 進鄧

愈江西行省右丞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將早貴未有如愈與李
文忠者愈爲人簡重慎密不憚危苦將軍嚴善撫降附其徇安
福也部卒有虜掠者判官潘樞入謁面責之愈驚起謝趣下令
掠民者斬索軍中所得子女盡出之樞因閉置空舍中自坐舍
外作糜食之卒有謀乘夜劫取者愈鞭之以徇樞悉護遣還其
家民大悅 徐達徇荆湖諸路九月甲申下中興峽州天臨諸
路改中興曰荊州峽州曰夷陵天臨曰潭州並爲府夷陵尋降
爲州 張士誠大發兵遣士信攻長興耿炳文費聚敗之獲其

元帥宋興祖士信憤甚益兵圍城炳文與聚出戰又大敗之長興爲士誠必爭地炳文拒守凡十年以寡禦眾大小數十戰戰無不勝士誠迄不得逞 温州豪周宗道聚眾據平陽數爲方國珍從子明善所偪以城來歸明善怒攻之參軍胡深遣兵擊走明善遂下瑞安進兵温州國珍恐請歲輸白金三萬兩給軍俟杭州下卽納土來歸太祖命深班師 冬十月以中書省之都鎮撫司隸大都督府 太祖壯廖永安不屈遙授行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 十一月追封俞廷玉河間郡公 十二月庚寅徐達克辰州傅友德下衡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徐達下寶慶湖湘平 贛州圍守六月熊天瑞力盡乃帥其養子元震肉袒詣軍門降常遇春果不殺

明紀卷二

五

太祖大喜賜書褒勉宥天瑞以爲指揮使以汪廣洋爲江西參政守贛州遇春遂趨南安因兵威招諭嶺南諸路下韶州南雄 初太祖定應天問朱文正欲何官文正對曰叔父成大業何患不富貴爵賞先私親非所以服眾也太祖善其言愛之及江西平文正功居多太祖賜常遇春廖永忠及諸將士金帛甚厚念文正前言知大體錫功尙有待也而文正不能無少望性素卞急至是暴怒遂失常度任掾吏衛可達奪部中子女按察使李飲冰奏其驕侈觖望太祖遣使詰責文正懼飲冰益言其有異志太祖卽日登舟甲申至南昌遣人召文正文正倉卒出迎太祖數曰汝何爲者遂載與俱歸欲竟其事孝慈皇后力解之曰兒特性剛耳無他也宋濂亦曰文正固當死殿下體親親之

誼置之遠地則善矣遂免官安置桐城誅其參謀郭奎文正子
鐵柱甫四歲太祖撫其頂曰兒無恐爾父倍訓教貽我憂我終
不以爾父故廢爾育之宮中文正尋卒飲冰亦以他事伏誅鐵
柱後改名守謙二月己丑元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處州
胡深擊敗之追至浦城又敗其守兵城遂下丙午李伯昇復
以二十萬眾攻諸全新城胡德濟固守乞師於李文忠文忠帥
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等馳救去新城十里而軍德濟使人告賊
勢盛宜少駐以俟大軍文忠曰兵在謀不在眾乃下令曰彼眾
而驕我少而銳以銳遇驕必克之矣彼軍輜重山積此天以富
汝曹也勉之會有白氣自東北來覆軍上占之曰必勝詰朝會
戰天大霧晦冥文忠集諸將仰天誓曰國家之事在此一舉文
忠不敢愛死以後三軍乃使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等將左軍嚴
德王德等將右軍而自以中軍當敵衝會處州援兵亦至奮前
搏擊霧稍開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衝其中堅敵以
精騎圍文忠數重文忠手所格殺甚眾縱橫馳突所向皆披靡
大軍乘之城中兵亦鼓譟出亮祖燔其營落數十敵遂大潰逐
北數十里斬首數萬級溪水盡赤獲同僉元帥等六百餘人軍
士三千馬八百匹鎧仗芻粟收數日不盡伯昇僅以身免捷聞
太祖大喜召文忠歸宴勞彌日賜御衣名馬遣還鎮初胡德
濟所部有潛移家入新城者李文忠疑德濟使然誅其都事羅
彥敬欲徵戒德濟將士皆怒走告德濟怡然曰右丞殺彥敬自
爲廣信作戰衣有弊耳再言者斬於是太祖召德濟褒諭之而

責文忠矢將士心且曰胡德濟之量汝不及也三月宋濂乞
歸省太祖與世子並加勞賜濂上箋謝并奉書世子勉以孝友
敬恭進德修業太祖覽書大悅召世子爲語書意賜札褒答并
令世子致書報焉夏四月庚寅常遇春徇襄漢諸路胡深
下松溪獲其守將張子玉因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規取
八閩太祖喜曰子玉驍將禽之則友定膽落乘勢攻之理無不
克因命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齊進五月
乙亥吳復傅友德破安陸禽元同僉任亮復遂守之尋克汝
州魯山己卯常遇春下襄陽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其地
又以章溢爲按察僉事時荆襄初平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以
控制北方從之賜愈書曰爾戍襄陽宜謹守法度山寨來歸者
兵民悉仍故籍小校以下悉令屯種且耕且戰爾所戍地鄰擴
廓若爾愛加於民法行於軍則彼所部皆將慕義來歸如脫虎
口就慈母我賴爾如長城爾其勉之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
卒拊循招徠威惠甚著六月朱亮祖等克崇安進攻建寧守
將阮德柔固守胡深視氛祲不利欲緩之亮祖曰師已至此庸
可緩乎且天道幽遠山澤之氣變態無常何足徵也壬子德柔
兵四萬屯錦江徧深陳後亮祖督戰益深引兵還擊破其二
柵德柔軍力戰陳友定自以銳師夾擊日已暮深突圍走馬蹶
被執遂遇害年五十二太祖嘗問宋濂曰胡深何如人對曰文
武材也太祖曰誠然浙東一障吾方賴之而深以久任鄉郡志
圖平閩以報効竟以死徇深御眾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

一人守處州興學造士縉雲田稅重以新沒入田租償其數鹽稅什一請半取之以通商賈軍民皆懷其惠 浙東按察使宋思顏孔克仁等以職事被逮詞連章溢太祖遣太史令劉基諭之曰素知溢守法毋疑也會胡深陷沒處州動搖命溢爲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以溢子存道爲游擊代領深眾溢以獲罪蒙宥不應遷秩辭副使許之又以父子相統於律不宜請罷存道官不許溢至處州宣布令旨誅首叛者餘黨悉定 秋七月令從渡江士卒被創廢疾者養之死者贍其妻子 廖永安卒於平江被囚凡八年矣 元擴廓帖木兒以太子合舉兵討孛羅帖木兒入大同進薄大都元帝乃襲殺孛羅於朝擴廓從太子入覲以爲太傅左丞相 九月丙辰建國子學 明玉珍遣萬

明紀卷二

八

勝取興元使參政江儼通好於太祖太祖遣都事孫養浩報聘遺玉珍書曰足下處西蜀子處江左蓋與漢季孫劉相類近者王保保以鐵騎勁兵虎踞中原其志殆不在曹操下使有謀臣如攸或猛將如遼郃子兩人能高枕無憂乎子與足下實唇齒邦願以孫劉相吞噬爲鑒自後信使往返不絕 冬十月戊戌下令討張士誠命徐達常遇春等先規取淮東閏月克海安壩進取泰州遇春軍海安以遏士誠兵孫興祖守海陵海陵士誠兵入淮要地興祖沈毅有謀整軍令練士伍防禦甚嚴士誠兵自海口來侵擊敗之禽彭元帥 元擴廓帖木兒功雖高起行間驟至相位中朝舊臣多忌之者而擴廓久典軍亦不樂在內請出治兵南平江淮詔許之封河南王俾總天下兵代皇太子

出征分省中官屬之半隨之鹵簿甲仗巨數十里軍容甚盛
徐達圍高郵未下十一月士誠兵陷宜興達遣師救之雷馮勝
督高郵軍高郵守將詐降勝令指揮康泰帥數百人先入城敵
閉門盡殺之太祖怒召勝決大杖十令步詣高郵勝慚憤攻甚
力達亦復宜興復渡江益兵攻是歲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思
州宣撫使田仁厚並來歸附並以爲宣慰使

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朔士誠以舟師出馬馱沙巨艦數百溯
江而上侵鎮江以援高郵吳良戒嚴以待太祖親督大軍救之
比至士誠焚瓜州而遁康茂才追北至浮子門士誠軍遮海口
乘潮來薄茂才力戰良久出兵夾擊大敗之獲卒二千太祖詣江
陰勞軍周巡壁壘歎曰良今之吳起也遂還應天吳良守江

明紀卷二

九

陰十年仁恕儉約聲色貨利無所好夜宿城樓枕戈達旦訓將
練兵常如寇至暇則延儒生講論經史新學宮立社學大開屯
田均徭省賦封疆晏然太祖嘗召至應天勞曰吳院判保障一
方我無東顧憂功甚大車馬珠玉不足旌其勞命學士宋濂等
爲詩文美之改維揚府曰揚州府宣城府曰宣州府二月
明玉珍卒子昇嗣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爲皇太后同聽政昇甫
十歲諸大臣皆粗暴不相下萬勝惡張文炳殺之文炳所善明
昭復矯彭氏旨縊殺勝吳友仁自保寧移檄清君側戴壽等共
誅昭諸大臣用事國柄旁落遂益不振後三年劉楨亦卒昇遣
使告哀已又遣使入聘太祖遣侍御史蔡哲報之容美洞宣
撫使田光寶保靖安撫使彭世雄等皆遣使歸附元擴廓帖

木兒駐軍河南檄李思齊張思道孔興脫列伯會師大舉思齊羅山人與察罕帖木兒同起兵齒位略想將得檄大怒曰吾與若父交若髮未燥敢檄我耶令其下一甲不得出武關思道等亦皆不聽調擴廓歎曰吾奉詔總天下兵而鎮將不受節制何討賊爲三月甲午遣其弟脫因帖木兒以一軍屯濟南防遏南軍而自引兵西入關攻思齊等思齊等會兵長安盟於含元殿舊基併力拒擴廓丙申令中書嚴選舉有濫舉者逮治之

徐達等克高郵俘將士千餘人遂會常遇春攻淮安夏四月乙卯襲破徐義水軍於馬騾港梅思祖以淮安降並獻四州初思祖爲元義兵元帥叛從劉福通擴廓帖木兒醢其父至是士誠殺其兄弟數人初李濟據濠州名爲士誠守實觀望太祖使

明紀卷二

十

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太祖曰濠吾家也濟如此我有國無家可乎命平章韓政指揮顧時以雲梯礮石四面攻濟度不能支始出降政歸濟於應天太祖大悅元徐州守將陸聚亦以徐宿二州降甲子太祖如濠州省墓初太祖父母沒貧不克葬里人劉繼祖與之地乃克葬至是議改卜不果增土以培其封令陵旁故人汪文劉英等二十家守視賜以粟帛召父老子弟復相曰吾去鄉十餘年艱難百戰乃得歸省墳墓與父老子弟復相見今苦不得久畱歡聚爲樂父老幸教子弟孝弟力田毋遠賈濱淮郡縣尙苦寇掠父老善自愛令有司除租賦皆頓首謝徐達等攻安豐扼其四門韓政潛穴城東龍尾壩入其城二十餘丈城壞辛未破之元將忻都竹貞左君弼皆走追奔四十餘

里禽都俄而貞引兵來爭與戰城南門再破走之元擴廓帖木
兒遣兵侵徐州達分兵擊敗之俘斬萬計傅友德同陸聚守徐
州唐勝宗守安豐改安豐曰壽春府淮南北悉平 五月壬午
朔太祖至自濠 庚寅求遺書 太祖謂孔克仁曰壬辰之亂
生民塗炭中原諸將李羅擁兵犯闕亂倫干紀行己夷滅擴廓
挾太子以稱文急私讎無敵愾之志思齊輩碌碌竊據一方民
受其害士誠外假元名反覆兩端明玉珍父子據蜀僭號喜於
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爲皆不能有成予揆天時審人事有可
定之機今師西出襄樊東踰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大事可
成天下不難定既定之後生息猶難方勞思慮耳 秋八月庚
戌改築應天城作新宮鍾山之陽 徐達等師還太祖議進取

明紀卷二

十一

張士誠李善長請緩之達曰張氏汰而苛李伯昇輩徒擁子女
玉帛易與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
威德以大軍蹙之三吳可計日定太祖大悅辛亥拜達大將軍
常遇春爲副帥舟師二十萬伐士誠御戟門誓師曰城下之日
毋殺掠毋毀廬舍毋發邱壟士誠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毀旣而
召問達遇春用兵當何先遇春欲直擣平江太祖曰湖州張天
麒杭州潘原明爲士誠臂指平江窮蹙而人悉力赴援難以取
勝不若先攻湖州使疲於奔命羽翼旣披平江勢孤立破矣遂
移檄數士誠八罪達遇春帥兵自太湖趨湖州遇春敗士誠兵
於太湖於毗山甲戌至三里橋張天麒分兵三道出戰達亦分
三軍應之別遣兵扼其歸路敵戰敗返走不得入城還戰大破

之禽將吏二百人遂圍湖州士誠遣朱暹五太子等以六萬眾來援屯於舊館出大軍後築五砦自固遇春及吳楨等將奇兵由大全港營東阡更出其後築十壘以遮之斷其糧道士誠知事急親督兵來戰敗於阜林薛顯別將取德清大軍之伐士誠也令李文忠攻杭州以牽制之九月文忠帥朱亮祖等克桐廬新城遂攻餘杭文忠屢出攻伐太祖命李貞權掌軍務桐廬既下以所俘卒送嚴州嚴城空虛俘卒謀叛去貞饗其眾醉而縛之以歸應天太祖嘉之貞文忠父也常遇春敗張士誠將徐志堅於東阡襲徐義於平望盡燔其赤龍船冬十月壬子敗潘元紹於烏鎮逐北至昇山攻其水寨顧時引小舫繞敵舟舟中多俯視而笑時乘其懈帥壯士數人大呼躍入舟眾大亂

明紀卷二

三

餘舟競進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與戰小卻薛顯帥舟師奮擊燒其船眾大潰昇山水陸寨皆破五太子朱暹呂珍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功遇春弗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丈餘又善沒水珍暹皆宿將善戰至是降徐達等以徇於湖州吳人震恐十一月甲申張天麒及李伯昇等以湖州降餘杭守將謝五再興弟也李文忠諭之降許以不死辛卯五與再興子五人出降諸將請戮之文忠不可遂趨杭州丙申潘原明亦執蔣英以降文忠整眾入原明以女樂迎麾去之營於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斫以徇城中帖然得兵三萬糧二十萬以王興福知杭州府杭初附人心未安興福善撫輯民甚德之太祖命誅蔣英

刺其血以祭胡大海 取紹興路 華雲龍攻嘉興降其將宋興湯和克太湖水寨下吳江州士誠遣銳卒迎鬪大戰尹山橋康茂才持大戟督戰盡覆敵眾癸卯徐達從太湖進圍平江達軍葑門常遇春軍虎邱郭興軍婁門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閘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築長圍困之架木塙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成瞰城中置弓弩火筒臺上又置巨礮所擊輒糜碎城中大震 俞通海下太倉秋豪不犯民大悅 徐達攻婁門士誠出兵戰茅成擊敗之突至外郭中又死楊國興攻閘門亦戰死熊天瑞降於士誠教士誠飛礮擊外軍城中木石俱盡外軍多傷者 十二月韓林兒卒僭號凡十二年或曰太祖

明紀卷二

命廖永忠迎林兒歸應天至瓜步覆其舟沈於江太祖以咎永忠云初太祖駐和陽以孤軍保一城而林兒稱宋後四方響應遂用其年號以令軍中林兒沒始以明年爲吳元年建園丘於正陽門外鍾山之陽方丘於太平門外鍾山之陰太社稷壇於宮城西南四親廟於宮城東南祭告山川所司進宮殿圖命去雕琢奇麗者 罷浙江分省置行中書省治杭州府改紹興路爲府諸全州爲諸暨縣又改龍游府爲衢州府以嘉興湖州二府直隸京師

二十七年太祖吳元年也春正月戊戌諭中書省曰東南久罹兵革民生凋敝吾甚憫之且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煩勞久矣今比戶空虛有司急催科重困吾民將何以堪其

賜太平田租二年應天鎮江寧國廣德各一年以濠州爲臨濠府壽春府爲壽州屬之命世子標省臨濠墓諭曰商高宗舊勞於外周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在位勤儉爲守成令主兒生長富貴習於宴安今出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其因道途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閭閻生業以知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卽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不易又命中書擇官輔行凡所過郡邑城隍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時世子年十三矣庚子取松江府元福建行省郎中秦裕伯避地上海太祖命中書省檄起之裕伯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固辭癸卯取

明紀卷二

十四

沅州路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左丞李二攻徐州次陵子村傅友德禦之兵寡堅壁不戰詗其眾方散掠乃以二千人沂河至呂梁登陸擊之單騎奮槊刺其將韓乙敵敗去度且復至亟還開城門而陳於野卧戈以待約聞鼓卽起李二果至鳴鼓士騰躍搏戰破禽二陸聚又敗元兵於宿州禽僉院邢端等徐達遣使請事太祖敕勞之曰將軍謀勇絕倫故能遏亂削羣雄今事必稟命此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軍中緩急將軍其便宜行之吾不中制三月丁丑始設文武二科取士使有司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杭州旣下方國珍據境自如遣間諜假貢獻名覬勝負又數通好於擴廓帖木兒及陳友定圖爲犄角太祖聞

之怒夏四月貽書數其十二罪 俞通海會圍平江戰滅渡橋
擣桃花塢中流矢創甚歸應天太祖幸其第問曰平章知予來
問疾乎通海不能語太祖揮涕而出翼日卒年三十八太祖臨
哭甚哀從官衛士皆感涕湯和亦以飛礮傷左臂召還應天創
愈復往攻 張士誠拒守數月太祖貽書招之曰古之豪傑以
畏天順民爲賢全身保族爲智漢竇融宋錢俶是也爾宜三思
勿自取夷滅爲天下笑士誠不報 置太倉州改江陰州爲縣
宣州府仍曰寧國興安府曰徽州 五月己亥初置翰林院以
陶安潘庭堅爲學士朱升爲侍講學士升年老特免朝謁 是
月以旱減膳素食復徐宿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及新
附地田租三年劉基請決滯獄卽命基平反六月戊申大雨羣

明紀卷二

五

臣請復膳太祖曰雖雨傷禾已多其賜民今年田租 張士誠
親帥銳士突圍出西門搏戰將奔常遇春軍遇春分兵北濠截
其後而別遣兵與戰士誠軍殊死鬪遇春拊王弼臂曰軍中皆
稱爾健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馳騎揮雙刀奮擊敵小卻
遇春帥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者甚眾士誠故
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驍猛善鬪每被銀鎧錦衣出入陳中
至是亦悉敗溺萬里橋下死士誠馬逸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
自是不敢復出 李伯昇知士誠困甚遣所善客踰城說之曰
始公所恃者湖州嘉興杭州耳今皆失矣獨守此城恐變從中
起公雖欲死不可得也莫若順天命遣使金陵稱公所以歸義
救民之意開城門幅巾待命當不失萬戶侯且公之地譬如博

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於公何損士誠仰觀良久曰吾將思之
乃謝客竟不降 癸酉命自今朝賀不用女樂 太祖御戟門
召學士朱升范權引樂舞生入見閱試之太祖親擊石磬命升
辨五音升不能審以宮爲徵太祖審其誤命樂生登歌一曲而
罷 秋七月丙子給府州縣官之任費賜綺帛及其父母妻長
子有差著爲令 己丑雷震宮門獸吻赦罪囚 庚寅遣使責
方國珍貢軍糧二十萬石國珍集眾議郎中張本仁左丞劉庸
等皆言不可從有邱楠者獨爭曰彼所言均非公福也惟智可
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
遷延猶豫計不早定不可謂智既許之降抑又倍焉不可謂信
彼之徵師則有詞矣我實負彼不可謂直幸而扶服請命庶幾

明紀卷二

去

可視錢俶乎國珍不聽日夜連珍寶治舟楫爲航海計 八月

癸丑圍丘方丘社稷壇成 張士信中礮死城中洶洶無固志

九月甲戌太廟成 參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數萬討方國

珍 戊寅令曰先王之政罪不及孥自今除大逆不道毋連坐

平江圍急士誠語其妻劉氏曰吾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答

曰君毋憂妾必不負君城將破徐達與常遇春約曰師入我營

其左公營其右又令將士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

十里者死辛巳諸將破葑門遇春亦破閭門以入士誠收餘眾

戰於萬壽寺東街眾散走倉皇歸府第拒戶自縊故部將趙世

雄解之達數遣李伯昇潘元紹等諭意士誠瞑目不答昇出葑

門劉氏積薪齊雲樓下驅羣妾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

自縊有二幼子匿民間不知所終吳地平民安堵如故改平江路曰蘇州府吳良自江陰移守之士誠至舟中不復食至應天竟自縊死命具棺葬之初平江被圍城中多列礮石王行私語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剛若植大竹於地繫布其端礮石至布隨之低昂則人不能害而礮石無所用矣及遇春等克平江果如行言初黃敬夫等三人用事吳人知士誠必敗有黃菜葉十七字之謠至是卒驗 熊天瑞伏誅 初士誠與太祖相持陳基在其幕府書檄多指斥及士誠亡其臣多見誅基獨免 廖永安喪還太祖迎祭於郊 乙酉孫興祖攻通州其守將詣徐達降 丁亥胡美取無錫降莫天祐平江之圍也他城皆下惟天祐堅守士誠破美急攻之天祐猶不下縣人張翼帥父老爭之天祐意沮翼絕城謁美請勿戮降人美許諾乃降太祖以天祐多傷我兵殺之 戊戌遣使致書於元帝送其宗室神保大王等北歸 張昺之被畱也累官中書省參知政事有才辨明習故事裁決如流甚見信任自以元故臣心常戀戀會縱降人北還昺附私書訪其子存亡楊憲得書稟以聞下吏按問昺大書牘背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太祖殺之 辛丑論平張士誠功封李善長爲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將士賜賚有差 朱亮祖下天台進攻台州方國瑛迎戰敗走指揮嚴德亦戰死追至黃巖降其守將哈兒魯徇下仙居諸縣 癸卯新宮成 冬十月甲辰朔遣起居注吳琳魏觀以幣求遺賢於四方 丙午令百官禮儀尙左改李善長左相國徐達右相國

辛亥祀元臣福壽於應天余闕於安慶李黼於江州 壬子置御史臺以鄧愈湯和爲御史大夫劉基兼太史令與章溢同爲御史中丞諭之曰國家立三大府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御史掌糾察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尤清要卿等當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縱奸毋假公濟私以害物 癸丑湯和爲征南將軍吳禎副之帥常州長興江陰諸軍討方國珍 甲寅定律令以李善長爲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瓛江西按察使潘黼及劉基陶安等爲議律官與大理卿周楨少卿劉惟謙丞周漬等共定其書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更得因緣爲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具

明紀卷二

大

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爲宗至唐始集其成惟元以一時行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今宜遵唐舊又以法有連坐三條請自大逆而外除不用皆從之時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義 戊午正郊社太廟雅樂命太常司協律郎冷謙協樂章聲譜取石靈璧以制磬采桐梓湖州以製琴瑟較定音律及編鐘編磬等器定樂舞之制又置教坊司掌宴會大樂 庚申召諸將議北伐太祖曰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擴廓跋扈關隴則李思齊張思道梟張猜忌元祚將亡中原塗炭今將北伐拯斯民於水火何以決勝常遇春對曰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直擣元都破竹之勢也太祖曰元建國百年守備必固懸軍深入饋饟不前援兵四集

危道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師兩河破其藩籬拔潼關而守之扼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勢孤援絕不戰自克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卷也諸將皆曰善甲子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步騎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胡美爲征南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帥師由江西取福建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將武昌諸衛軍取廣西太祖親馮於龍江召諸將諭之曰御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當百萬眾摧堅陷陣莫如副將軍不慮不能戰慮輕戰耳身爲大將顧好與小校角甚非所望也遇春拜謝太祖又謂薛顯傅友德勇略冠軍可當一面又諭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

明紀卷二

九

命汝總兵取閩左丞何文輝爲爾副參政戴德聽調發二人雖皆我親近勿以其故廢軍法聞汝嘗攻閩中宜深知其地利險易今總大軍攻圍城邑必擇便宜可否爲進退無失機宜是時稱名將必推達遇春遇春剽疾敢深入而達尤長於謀略遇春下城邑不能無誅僇達所至不擾卽獲壯士與謀結以恩義俾爲己用由此人多樂附元擴廓帖木兒與李思齊等相持經年數百戰未能決元帝使使諭令罷兵專事江淮擴廓欲遂定思齊等然後引軍東乃遣其驍將貊高趨河中欲出不意擣鳳翔覆思齊巢穴貊高至衛輝軍變襲衛輝彰德據之罪狀擴廓於朝初太子奔太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可及還京師皇后諭指合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元帝禪位擴廓留

軍三十里外以數騎入朝由是太子銜之而元帝亦心忌擴廓
廷臣譁言擴廓受命平江淮乃西攻關中合罷兵不奉詔跋扈
有狀及顏高奏至元帝乃削擴廓太傅中書左丞相合以河南
王就食邑汝南分其軍隸諸將以顏高總河北軍賜號忠義功
臣太子開撫軍院於京師總制天下兵馬專備擴廓 己巳朱
亮祖進兵温州方明善拒戰擊敗之克其城時軍中頗掠子女
章溢悉籍還其家溢尋入朝以其子存道守處州太祖謂羣臣
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復問溢
征閩諸將何如對曰湯和由海道胡美由江西必勝然閩中尤
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太祖立
命文忠出師屯浦城如溢策 時廷臣伺太祖意多嚴苛溢獨

明紀卷二

三

持大體或以爲言溢曰壘臺曰司儀表當養人廉恥豈恃搏擊
爲能哉 湯和渡曹娥江下餘姚上虞吳禎毀壩通道出不意
直抵軍廩十一月辛巳方國珍帥所部遁入海禎及朱亮祖追
擊之盤嶼自申至戌敗之獲其大帥二人海舟二十五艘斬馘
無算還定諸屬城國珍部將相次降 壬午徐達克沂州降守
將王宣進克嶧州王宣復叛擊斬之莒密海諸州悉下 己丑
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自海道會湯和討方國珍 太祖觀郊
壇世子標從合左右導之農家徧觀服食器具又指道旁荆楚
曰古用此爲扑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
此兒念之 乙未冬至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等上戊申
大統曆太祖論曰古者季冬頒曆太遲今於冬至亦未善宜以

十月朔著爲令 徐達使韓政分兵扼河斷援軍汪興祖別將
衛軍取東平 辛丑達自帥大軍拔益都元平章普顏不花不
屈死丞相也速來援傅友德以輕騎誘敵入伏奮擊敗走之遂
取萊陽 十二月甲辰頒律令凡律二百八十五條令一百四
十五條初太祖用法嚴奉行者重足立律令旣具吏士始知循
守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周楨等取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
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訓釋其意頒之郡縣
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覽其書而喜曰吾民可以寡過矣 湯和
數遣使招方國珍示以順逆丁未遣子闕奉表乞降曰臣聞天
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主
土覆載之德舊矣不敢自絕於天地故一陳愚衷臣本庸才遭
時多故起身海島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爲之心
方主上靈擊電掣至於婺州臣愚卽遣子入侍固已知主上有
今日矣將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潤而主上推誠布公俾
守鄉郡如故吳越事臣遵奉條約不敢妄生節目子姓不戒潛
構豐端狠勞問罪之師私心戰兢用是俾守者出迎然而未免
浮海何也孝子之於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情事適與此
類卽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嬰斧鉞之誅使天下後世不知臣
得罪之深將謂主上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大德哉蓋幕下土
簷鼎詞也太祖覽而憐之賜書曰汝達吾諭不卽斂手歸命次
且海外負恩實多今者窮蹙無聊情詞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爲
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遂促國珍入朝面讓之曰若來得

毋晚乎國珍頓首謝授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數歲卒數張本仁罪鞭其背潰爛死餘官屬從國珍降者皆徙滁州獨放邱楠以爲饒州知府詹鼎至京草封事萬言候駕出獻之太祖爲立馬受讀命丞相官鼎楊憲忌其才沮之後坐累死汪興祖克東平乘勝至東阿降元參政陳壁及所部五萬餘人孔子五十六世孫衍聖公希學帥曲阜知縣希舉鄒縣主簿孟思諒迎謁於軍門興祖禮之充東州縣聞風皆下遂取濟寧徐達徇下濰膠諸州縣己酉濟南降分兵取登萊齊地悉定諸軍之伐陳友定也太祖別遣使至延平招諭之友定置酒大會諸將及賓客殺明使者漉其血酒甕中與眾酌飲之酒酣誓於眾曰吾曹並受元厚恩有不以死拒者身磔妻子戮遂往福州環城

明紀卷二

三

築壘爲拒守計而胡美已渡杉關下光澤邵武守將李宗茂以城降次建陽守將曹復疇亦降友定聞杉關破急分軍爲二以一軍守福州而自帥一軍守延平以相犄角癸丑李善長帥百官勸進表三上乃許甲子告於上帝善長帥禮官具登極儀祭酒許元出入左右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事至進退人才無不與論議及是告歸司業劉承直曰主上方應天順人公宜少待元不聽果忤旨僉事程孔昭劾其隱事逮死獄中湯和廖永忠舟師由海道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使人諭降不應圍之元平章曲出引兵逆戰敗參政袁仁請降庚午諸軍緣南臺蟻附登城守將遁去參政尹克仁宣政使朵耳麻不屈死僉院柏帖木兒積薪樓下殺妻妾及二女縱火自焚死是月以益

都路爲青州府般陽路爲淄川州慶元路爲明州府

二十八年太祖洪武元年也春正月乙亥太祖祀天地於南郊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高祖考曰元皇帝廟號德祖曾祖考曰恆皇帝廟號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廟號熙祖考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妃皆皇后立如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 后仁慈有智鑒好書史嘗語帝定天下以不殺人爲本帝善之初從帝軍中值歲大歉帝又爲郭氏所疑嘗之食后竊炊餅懷以進因爲焦居常貯糗糲脯修供帝無所乏絕而已不宿飽及貴帝比之豆粥麥飯每對羣臣述后賢同於唐長孫皇后退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同貧賤願無忘羣臣同艱難帝前殿決事或震怒后伺

明紀卷二

三

帝還宮輒隨事微諫帝爲數緩刑戮帝嘗怒責宮人后亦陽怒令執付宮正司議罪帝曰何爲后后曰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賞當陛下怒時恐有畸重付宮正則酌其平矣卽陛下論人罪亦詔有司耳一日問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爾所宜問也后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問遇歲旱輒帥宮人蔬食助祈禱歲凶則設麥飯野羹帝或告以振卹后曰振卹不如蓄積之先備也后嘗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好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帝歎曰至言也命女史書之平居服大練浣濯之衣雖敝不忍易聞元世祖后煮故弓絃事亦命取練織爲袞裯以賜高年癯獨餘帛類絲緝成衣裳賜諸王妃公主使知蠶桑艱難 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常遇春平章政事錄軍

國重事胡美廖永忠李伯昇並爲平章政事趙庸王溥爲左右丞楊憲傅瓛爲參知政事丙子頽卽位詔於天下追封叔父爲壽春王兄爲南昌王盱眙王臨淮王從兄弟爲霍邱王下蔡王安豐王蒙城王兄子爲山陽王昭信王從子爲寶應王六安王來安王都梁王英山王所謂宗室十五王也帶刀舍人周宗上書乞教太子帝嘉納中書省都督府請做元制以太子爲中書令帝以元制不足法合詹同考歷代東宮官制設少師少傅少保詹事率府使諭德贊善賓客等官辛巳以李善長等兼領之諭之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領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易生又所以特置賓客諭德者欲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職此故也昔周公教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逸不諳軍旅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弁識之初定天下官田畝稅五升三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爲張士誠守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稅額而楊憲爲司農卿又以浙西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賦視他方倍蓰甲申遣使覈之命陶安知制誥兼修國史帝嘗御東閣與安及章溢等論前代興亡本末安言喪亂之源由於驕侈帝曰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

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言甚當又論學術安曰道不明
邪說害之也帝曰邪說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邪說
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治安頓首曰陛下所言可謂深探
其本矣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御史或
言安隱過帝詰曰安寧有此且若何從知曰聞之道路帝大怒
立黜之 庚寅彗星見於昴畢 胡美進圍建寧守將同僉達
里麻參政陳子琦謀堅守以老我師美數挑戰不出與何文輝
環攻之踰十日達里麻不能支辛卯夜潛至文輝營乞降壬辰
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以眾降於文輝美怒兩人不詣己欲屠
其城文輝馳告美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既降奈
何以私忿殺人美乃止整軍入城秋豪無所犯執子琦等送京

明紀卷二

五

師獲將士九千七百餘人糧糗馬畜稱是 庚子鄧愈爲征虜
將軍帥襄漢兵取南陽以北未附州郡 湯和分兵徇興化漳
州福寧進攻延平陳友定欲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
不已友定疑所部將叛殺蕭院判軍士多出降者會軍器局焚
城中礮聲震地我師知有變急攻城友定呼其屬訣曰大事已
去吾一死報國諸君努力因退入省堂衣冠北面再拜仰藥死
所部爭開城門納我師師入友定猶未絕鼻出水東門天大雷
雨復甦友定子海聞父被執自將樂歸於軍門達魯花赤白哈
麻副樞陳英輔皆自經死興化望風納款胡美亦遣降將諭降
汀泉諸郡獨漳州路達魯花赤迭里彌實具公服北面再拜引
佩刀割喉而死福建平時以友定柏帖木兒迭里彌實爲三忠

友定至京師帝詰之厲聲曰國破家亡死耳尙何言遂殺之海
赤從死元末所在盜起民間起義兵保障鄉里稱元帥者不可
勝數元輒因而官之其後或去爲盜或事元不終惟友定父子
死義稱完節焉是月天下府州縣官來朝諭曰天下始定百
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惟廉者能
約己而愛人貪者必賸人以肥己爾等戒之二月壬寅朔定
郊社宗廟禮李善長等撰進郊祀儀考功郎中直起居注詹同
定禘禘禮御史臺經歷錢用壬定釋奠藉田禮翰林學士朱升
定時享齋戒禮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卿范常參合眾言陶安等
裁定之癸卯湯和提督海運造舟明州運糧輸直沽海多颶
風輸鎮江而還廖永忠爲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由海道取

明紀卷二

美

廣東征閩師還金子隆等復聚眾剽掠李文忠討禽之遂定
建延汀三州軍中收養道上棄兒全活無算費聚吳禎次
昌國勦海寇葉陳二姓於蘭秀山平之丁未以太牢祀先師
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臨行諭曰仲尼之道廣大悠
久與天地並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爲天下主期大明教
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旣釋奠成均仍遣爾修祀事於闕里爾其
敬之戊申祀社稷配以后土后稷初帝命中書省翰林院議
創屋備風雨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建屋非宜若遇
風雨請於齋宮望祭從之壬子詔衣冠如唐制癸丑常遇
春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山東平甲寅楊璟遣千戶王
廷取寶慶封李貞爲恩親侯李文忠之征閩也章存道以

所部鄉兵萬五千人從閩平詔存道以所部從海道北征章溢持不可曰鄉兵皆農民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不信也帝不憚旣而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鄉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上一舉而恩威著矣帝喜曰孰謂儒者迂濶哉然非先生一行無能辦者溢行至處州遭母喪乞守制不許鄉兵旣集命存道由永嘉浮海而北再上章乞終制報可元擴廓帖木兒旣受詔就食邑退軍澤州其部將關保亦歸於朝朝廷知擴廓勢孤乃詔李思齊等東出關與貊高合攻擴廓而令關保以兵戍太原擴廓憤甚引軍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於是元帝下詔盡削擴廓官爵令諸軍四面討之三月辛未詔儒臣修女誠諭翰林學士朱升曰治天下者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俾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恩寵或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不爲禍惟明主能察於未然下此多爲所惑卿等其纂女誠及古賢妃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升等乃編錄上之楊璟進攻永州守將鄧祖勝迎戰敗斂兵固守璟進圍之元兵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璟擊敗之俘獲千餘人胡海生得千萬戶四人全州守將阿思蘭及周文貴再以兵來援周德興再擊敗之斬朱院判追奔至全州遂克之道州寧州藍山皆下進克武岡州分兵據險絕靖江聲援鄧愈克唐州進攻南陽敗元兵於瓦店逐北抵城下丁酉克之禽史國公等二十六人隨葉舞陽魯山諸州縣相繼降攻

下牛心光石洪山諸寨均房金商之地悉定 徐達與常遇春
會師濟南擊斬樂安反者還軍濟寧引舟師沂河趨汴梁己亥
守將李克彝遁左君弼竹貞等降 孔希學入朝帝敕諭其父
克堅末言稱疾則不可會克堅亦來朝遇使者淮安惶恐兼程
進見於謹身殿問其年曰爾年未邁而病嬰之今不煩爾以官
爾家先聖後子孫不可不學爾子温厚可俾進學克堅頓首謝
卽日賜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明日復召見命以訓厲族人
因顧侍臣曰先聖後特優禮之養以祿而不任以事也 夏四
月辛丑朔蘄州進竹箬卻之命四方毋妄有所獻 廖永忠之
發福州也以書諭元左丞何真曉譬利害遂航海趨湖州旣至
真遣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兵糧奉表
以降永忠聞於朝賜詔褒真以竇融李勣爲比永忠抵東莞真
帥官屬出迎至廣州降盧左丞禽海寇邵宗愚數其殘暴斬之
廣人大悅 丁未祿享太廟德祖居中南向懿祖居東第一位
熙祖西第一位仁祖東第二位東西向初製太廟祭器帝曰近
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旣不用死而用之甚無
謂也其製宗廟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 徐達常遇春自虎
牢關進軍河南元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陳於洛水北戊申遇
春單騎突其陳敵二十餘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
呼馳入麾下壯士從之敵大潰追奔五十里遂圍河南元梁王
阿魯温降嵩陝陳汝諸州以次略定河南平阿魯温察罕帖木
兒之父也 永州久不下楊璟令裨將分營諸門築壘困之造

浮橋西江上急攻之鄧祖勝力盡仰藥死百戶夏昇約降丁巳
胡海以夜半先登諸軍踰城入元參政張子賢巷戰兵潰被執
遂克永州 甲子帝如汴梁李善長劉基居守一切便宜行事
基謂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令御史糾劾無所避宿衛
宦侍有過者皆啟皇太子置之法人憚其嚴 元李思齊聞明
師已取河南乃解而西與張思道拒守潼關會火焚思道營思
齊遽退軍葫蘆灘遣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守關都督同知馮
勝進攻之丙寅守將宵遁遂奪關取華州思齊奔鳳翔思道奔
郟城 康茂才畱守陝州規運饋饟造浮橋渡師招徠絳解諸
州扼潼關秦兵不敢東向茂才善撫綏民立石頌德焉 馮勝
取陝州請益兵守潼關徐達曰無如郭興者遂調守之以金興

明紀卷二

元

旺爲副潼關三秦門戶時哈麻圖據奉元李思齊張思道等與
爲犄角日窺伺欲東向興悉力捍禦王左丞來攻大敗之 置
山東等處行中書省治濟南府 陶安爲江西行省參政論之
曰朕渡江卿首謁軍門敷陳王道及參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
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地撫綏莫如卿安辭不許 廖永忠進
取廣西五月己卯克梧州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翺
赴水死達魯花赤拜住降尋貴容鬱林諸州皆下 辛卯改汴
梁路爲開封府置中書分省治焉以楊憲署省事 六月庚子
召徐達常遇春等會行在所置酒勞之且謀北伐達曰大軍平
齊魯掃河洛王保保逡巡觀望潼關旣克思齊輩狼狽西奔元
聲援已絕今乘勢直擣元都可不戰有也帝曰善 廖永忠馳

論海南海北諸道三十餘城甲辰皆納印請吏 朱亮祖以兵
會楊璟進攻靖江不下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隄
岸破之必矣乃遣指揮邱廣攻牖口關殺守隄兵盡決濠水築
土隄五道傅於城城中猶固守急攻閱兩月會其總制張榮來
降璟與之自帽爲識壬戌胡海以夜四鼓自北門八角亭先登
克之元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廉訪司僉事帖木兒不花元
帥元禿蠻萬戶董丑漢府判趙世傑皆自殺執平章也兒吉尼
先是張彬攻南關爲守城者所訴怒欲屠其民璟甫入立下令
禁止之民乃安復移師徇郴州降兩江土官黃英衍岑伯顏等
秋七月廖永忠引兵克南寧戊子降象州兩廣悉平永忠善
撫綏民懷其惠爲之立祠 庚寅振卹中原貧民辛卯諭徐達

明紀卷二

三

曰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流離相望故命將北征拯民水火
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卹民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則
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諸將克城
毋肆焚掠妄殺人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
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罰無赦達復進曰元都克
而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帝曰元運衰矣行自斲滅不煩窮兵
出塞之後固守封疆防其侵軼可也丙申馮勝爲征虜右副將
軍畱守開封又立河南行都督府以陳德署府事 閏月己亥
朔元擴廓帖木兒禽關保豹高以聞元帝大恐歸罪於太子罷
撫軍院悉復擴廓官爵命殺關保豹高與李思齊等分道南討
丁未帝至自開封 徐達與常遇春會師河陰遣裨將分道

徇河北梅思祖至衛輝元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師從之龍二復出走遂降其城他將下廣平己酉師次臨清使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顧時浚河通舟師遇春先驅而北壬子克德州合兵取長蘆扼直沽作浮橋以濟師水陸並進大敗元軍於河西務丙寅進克通州元帝帥后妃太子奔上都 是月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 免吳江廣興太平寧國滁和被災田租 八月己巳朔詔曰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其以應天爲南京開封爲北京 庚午徐達陳兵齊化門填濠登城元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不降斬之其餘不戮一人封府庫籍圖書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者護視

明紀卷二

三

諸宮人妃主禁士卒毋所侵暴吏民安居市不易肆傅友德薛顯顧時分邏古北諸隘口守盧溝橋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眞定路達魯花赤鈹納錫彰聞王師取元都朝服登城西崖北面再拜投崖死翰林學士承旨危素趨報恩寺將投井寺僧大梓輓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庫素往告鎮撫吳勉輦實錄而出之 壬申以京師火四方水旱詔中書省集議便民事

丁丑始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尙書侍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仍隸中書省革考功所罷司農卿以將作司隸工部滕毅爲吏部尙書楊思義爲戶部尙書錢用壬爲禮部尙書陳璽爲兵部尙書周楨爲刑部尙書單安仁爲工部尙書時六部權輕

多仰承丞相意指諸尚書亦多不久於位毅首長吏部佐首臺
裁定銓除考課諸法思義以農桑積貯爲急請令民田五畝至
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徵八兩木棉
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輸絹布詔可 大軍平河洛元擴廓
帖木兒走汪河始得歸被拘凡六年帝甚嘉之進吏部侍郎備
陳西征方略 帝之未還也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抵罪李
善長素暱之請緩其獄劉基不聽馳奏報可方祈雨卽斬之由
是與善長忤帝歸愬基僂人壇壝下不敬諸怨基者亦交譖之
會以早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虛別營凡數萬人工匠
死齒骸暴露吳將吏降者皆編軍戶足于和氣帝納其言旬日
仍不雨帝怒基有妻喪遂請告歸 己卯詔赦殊死以下將士

明紀卷二

三

從征者卹其家逋逃許自首新克州郡毋妄殺輸賦道遠者官
爲轉運芟荒以實間免鎮江租稅避亂民復業者聽墾荒地復
三年有司以禮聘致賢士學校毋事虛文平刑毋非時決囚除
書籍田器稅民間逋負免徵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許擢用鰥
寡孤獨廢疾者存卹之民年七十以上一子復他利害當興革
不在詔內者有司具以聞 壬午帝如北京改大都路曰北平
府置燕山六衛置兵三萬人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
守之 癸未詔徐達常遇春取山西 大都旣下韓政分兵守
廣平諭降白土諸寨移守彰德下蟻尖寨蟻尖在林慮西北二
十里爲元右丞吳庸王居義小鎮兒所據大將軍之北伐也遣
將略諸山寨降者相繼蟻尖獨恃險不下至是兵偪之庸誘殺

居義及小鎖兒以降得士卒萬餘人 元湖廣平章郭雲保裕
州白泉寨堅守不下徐達遣指揮曹諒圍之雲出戰被執達呵
之跪雲植立謾罵求死脅以刃不動達壯之繫送京師帝奇其
狀貌釋之方閱漢書問識字否對曰識因以漢書授之雲誦之
甚習帝大喜用爲深水知縣有政聲 傅獻免 甲午遣內官
往北平放元宮人諭之曰宮人皆良家子幽閉深宮誠有可憫
至卽放遣適人勿使失所 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言祈天永
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法天道順人心雷霆霜雪
可暫不可常浙西旣平科斂當減帝嘉納之然不能盡從也
九月癸亥詔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理之今賢士多隱巖穴
豈有司失於敦勸歟朝廷疎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致賢將

明紀卷二

三

在位者壅蔽使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豈甘沒世
而已哉朕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有能輔朕濟民者有司禮遣

乙丑常遇春下保定薛顯取七珠寨追敗脫因帖木兒遇春遂
下真定 陸聚克車子山鳳山城山鐵山諸寨分守井陘故關

陶安卒於官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帝親爲文以祭追封姑
孰郡公 改乾寧安撫司爲瓊州府 冬十月庚午馮勝與偏

將軍湯和由武陟取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澤潞禽元右丞
賈成於猗氏陳德破磨盤寨獲參政喻仁遂克平陽絳州禽元

左丞田保保等獲將士五百餘人帝悅詔勝居常遇春下和居
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 丁丑帝至自北京 戊寅以元都

平詔天下 先是徵元故臣旣至帝御奉天門召問元政得失

馬昱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未之聞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馴至淪亡其失在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建大本堂命魏觀侍太子說書及授諸王經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張傑等十餘人侍太子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身殿帝謂殿中侍御史郭淵友等曰諸生於文藝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不流浮靡庶儲德亦獲裨助 以北平府屬山東行省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屬河南分省 十一月己亥復遣魏觀及文原吉詹同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遺才所舉多擢用 庚子冬至始祀上帝於圓丘從李善長等分祭之議也以大明夜

明紀卷二

三

明星辰太歲從祀有司議配祀帝謙讓不許前期親爲文告太廟曰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有未就政治有闕失去年上天垂戒有聲東南雷火焚舟擊殿吻早暮兢惕恐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惟祖神與天通上帝有問願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惡無隱及南郊竣事詣太廟告禮成還御奉天殿受賀翌日宴羣臣於奉天殿以孔希學龔封衍聖公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又命孔希大爲曲阜世龔知縣進衍聖公秩二品賜之誥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會前聖之道而通之垂教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子又能傳述而名言

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所以崇德報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實憫焉爾其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豈不偉歟 癸亥帝手詔敘劉基勳伐及彭蠡同舟之難召還京師贈基祖父皆永嘉郡公欲進基爵基固辭不受 楊璟之自廣西還也帝問黃岑二氏所轄情形璟言蠻獠頑獷散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帝曰蠻獠性習雖殊其好生惡死之心則一若撫之以安靖待之以誠諭之以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是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往諭左右兩江溪峒官民 湯和楊璟之下澤州也元擴廓帖木兒遣平章韓札兒拒之戰於韓店和等敗績會元帝自開平命擴廓復大都擴廓乃北出雁門將由保安徑居庸以攻北平徐達聞之與諸將謀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有孫都督在足以禦之今乘敵不備直擣太原使進不得戰退無所守所謂批亢擣虛者也彼若西還自救此成禽耳諸將皆曰善乃引兵趨太原薛顯傅友德將鐵騎三千略平定擴廓至保安果還救萬騎突至傅友德以五十騎卻之常遇春言於達曰我騎雖集步卒未至驟與戰必多殺傷夜劫之可得志達曰善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約降請爲內應乃選精騎夜銜枚往襲擴廓方然燭治軍書倉卒不知所出踧一足乘孱馬以十八騎走大同豁鼻馬降得甲士四萬十二月丁卯克太原遇春追擴廓至忻州而還 己巳置登聞鼓於午門外一御史日監之非大冤及機密重情不得擊擊卽引奏 明昇聞太祖克元都奉書稱

賀壬辰以書諭之 汪廣洋劉惟敬爲參知政事 大本堂旣
建帝時臨幸評論古今 一曰御文樓太子侍問近與儒臣講何
史對曰漢七國事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帝曰此講官一
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爲帝又輕聽鼂錯
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
上尊天子毋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
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矣 命漢陽知府
易濟招諭安南 御史高元侃言京師人民循習舊俗凡有喪
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無哀戚之情請禁止以厚風俗乃令
禮官定民喪服之制

明紀卷二

美

明紀卷第三

贈吉身三部候補事虞衡司走陳寶 卹贈符衛給壽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家壽

太祖紀三 起洪武二年己酉說洪武八年乙卯凡七年

洪武二年春正月乙巳立功臣廟於雞籠山論次功臣死者肖像生者虛其位初胡大海等沒命肖像於卞壺蔣子文之廟及新廟成移祀焉 丁未享太廟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 追封淳皇后父陳公為楊王皇 后父馬公為徐王妃皆王夫人建祠太廟東皇后親奉安徐王 神主祝文稱孝女皇后馬氏謹奉皇帝命致祭帝欲訪后族人 官之后謝曰爵祿私外家非法力辭而止 庚戌詔曰朕淮右 布衣因天下亂率眾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佑悉 皆戡定用是命將北征齊魯之民饋糧給軍不憚千里朕軫厥 勞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甦其更賜一年頃者大軍平燕都 下晉冀民被兵燹困微斂北平燕南河東西今年田租亦與 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師過其地是以未遑 今晉冀平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今年稅糧悉 除之又詔曰應天太平鎮江宣城廣興供億浩穰去歲蠲租遇 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諸郡及無為州今年租稅 庚申常遇春 取大同汪興祖將三衛卒守之華雲龍攻下雲州傅友德敗賀 宗哲於石州脫列伯於宣府諸軍分徇未下州縣金朝興取東 勝州山西悉平 鄞人傅恕詣闕陳治道十二策曰正朝廷重 守令馭外蕃增祿秩均民田更役法黜異端易服制興學校慎

選舉罷榷鹽停榷茶帝嘉納之 蔡哲爲參知政事 方國珍
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海島與島人相糾結是月倭寇山
東瀕海郡縣 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命李善長爲監修宋濂
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
璠曾魯高啟趙汭張文海徐尊生黃箴王錡傅著謝徽及傅恕
俱爲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資參考帝諭之曰
元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季世嗣君荒淫
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間有賢哲之臣言不見用不
見信遂至土崩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
其言行亦多可稱者爾等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以垂鑒
戒 時大兵出山西北平守備單弱平章曹良臣守通州所部

明紀卷三

二

不滿千人元丞相也速將萬騎營白河良臣曰吾兵少不可與
戰彼眾雖多亡國之餘敗氣不振當以計走之乃密遣指揮件
勇等於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互三十餘里鉦鼓聲相聞也速大
駭遁去良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帝
建先農壇於南郊在藉田北壬午親祭以后稷配祀畢行耕藉
禮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知縣帥庶人終畝宴勞百官耆老於
壇所 徐達引兵西渡河至鹿臺張思道遁郭興將輕騎直擣
奉元大軍繼進三月庚子克之元西臺御史桑哥失里與妻子
俱投崖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
失不花自經死三原縣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
君能盡忠妾豈不能盡節亦俱投繯死改奉元路爲西安府耿

炳文鎮之浚涇陽洪渠十萬餘丈民賴其利徙咸陽縣治於涇河之南 振陝西饑戶米三石 丙午常遇春與馮勝合軍西拔鳳翔李思齊奔臨洮 置北平等處行中書省治北平府先屬山東河南者皆復其舊 遣行人楊載使倭且詰以入寇之故謂宜朝則來庭不則修兵自固儻必爲寇盜卽命將徂征耳 日本王良懷不奉命 劉惟敬出爲廣西參政 夏四月丙寅也速攻通州詔常遇春還備北平平章李文忠副之 己巳命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並令入學 乙亥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之制 置山西等處行中書省治太原府又置陝西等處行中書省治西安府改廣東道宣慰司爲廣東行中書省 徐達會諸將議所向皆曰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

明紀卷三

三

陽易於臨洮請先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精猝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戎得之其人足備戰鬪物產足佐軍儲蹙以大兵思齊不走則束手縛矣臨洮旣克於旁郡何有遂度隴克秦州下伏羌寧遠入鞏昌遣馬勝偪臨洮 金興旺移守鳳翔 丙子賜秦隴新附州縣稅糧 丁丑馮勝至臨洮李思齊降甯正守之徐達分兵克蘭州薛顯別將攻馬鞍山番寨大獲其畜產乙酉達襲破元豫王於西寧走之盡收其部落輜重 汪廣洋出爲陝西參政 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丁酉徐達還出蕭關下平涼唐勝宗克延安張思道走寧夏爲擴廓帖木兒所執湯和取涇州使部將招思道弟良臣良臣以慶陽降達遣薛顯受之良臣蒲伏道迎夜復出兵襲顯營傷突圍

免良臣據城叛。癸卯夏至祀地於方丘。羣臣復請配祀帝堅不允。曰俟慶陽平議之。章溢居喪哀毀營葬親負土石感疾卒。年六十五。帝痛悼親撰文卽其家祭之。張良臣之叛也徐達命諸將分兵蹙之。俞通源自臨洮疾趨至涇略其西顧時略其北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良臣耀兵城下時擊敗之獲其勁將九人良臣不敢復出良臣恃其兄思道爲外援間使往來德悉禽獲。蔡哲出爲福建參政。常遇春李文忠帥步騎九萬發北平徑會州敗敵將汪文清於錦州敗也。速於全寧進攻大興州分千騎爲八伏守將夜遁盡禽之。六月己卯克上都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寶貨稱是。改元上都路爲

明紀卷三

四

開平府尋廢府置衛又以永平路爲平灤府。安南國王陳日燧遣少中大夫同時敏等奉表來朝貢方物帝喜賜宴壬午命侍讀學士張以宣典簿牛諒往封日燧爲安南國王。秋七月己亥常遇春師還次柳河川暴疾卒年四十帝聞震悼命禮官議天子爲大臣發哀禮用宋太宗喪韓王趙普故事喪至龍江親出奠賜葬鍾山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二遇春沈鷺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陳未嘗敗北長於大將軍達二歲數從征伐聽約束惟謹常自言能將十萬眾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云。遇春旣卒命李文忠代將其軍左丞趙庸爲副。辛亥擴廓帖木兒遣韓扎兒破原州涇州以爲慶陽聲援。丙辰明昇遣使來獻大木及方物答以璽書。辛酉

馮勝扼驛馬關韓扎兒敗走傅友德薛顯駐兵靈州甯正駐邠州絕慶陽聲援 中書省臣言廣西諸峒雖平宜遷其人入內地可無邊患帝曰溪峒蠻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日漸教化數年後可爲良民何必遷也 黃英行岑伯顏及思明土官黃忽都等相繼貢馬詔皆以爲世襲知府 以廣西地接徭獞始於關隘衝要之處設巡檢司以警奸盜 元帝屯蓋里泊令孔興脫列伯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李文忠奉詔會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趙庸曰我等受命而來闔外之事苟利於國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援之便遂出雁門次馬邑敗元游兵禽平章劉帖木八月乙丑進至白楊門天雨雪已駐營文忠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乘夜來劫文忠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鬪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禽其將脫列伯俘斬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脫列伯旣被禽孔興走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帝知事無濟不復南向矣 己巳定內侍官制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古來若輩擅權可爲鑒戒又曰此曹善者千百中無一二若用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心腹卽心腹病馭之道在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則驕恣矣 癸酉元史成諸儒皆賜資遣歸而元統以後史猶未備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遺事 高麗國王王顥修貢請封丙子遣符璽郎俛斯齋詔及金印往封之 徐達進軍徧慶陽張良臣糧盡癸未克之良臣父子投於井引出斬之

陝西平 賀宗哲攻鳳翔金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荆
爲大箕形如半舫每箕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藁焚之
輒颺起乃置鈎藁中擲著其隙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爲地道薄
城中以矛迎刺敵死甚眾而攻不已興旺與煥謀曰彼謂我
援師不至必不敢出乘其不意擊之可敗也潛出西北門奮戰
敵少卻會百戶王輅自臨洮收李思齊降卒東還卽以其眾入
城共守敵拔營去眾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退誘我也遣騎偵之
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圍城眾議欲走興旺叱曰天子以城
畀我寧可去耶以輅所將皆新附慮生變乃括城中貲畜積庭
中令曰敵少緩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力固守相持十五日敵
聞慶陽下乃引去 詔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

明紀卷三

六

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纂修禮樂諸書曾魯及梁寅宋訥徐
一夔劉子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等咸與焉
九月辛丑召徐達湯和等還命馮勝雷駐慶陽節制諸軍勝
以關陝既定輒引兵還帝怒切責之以其功大赦勿治 顧時
將騎兵略靜靈川走賀宗哲郭英追敗之於亂山 初帝將營
中都劉基曰臨濠雖帝鄉非建都地也旣帝召諸老臣問建都
事或言關中險固或言洛陽天下中汴梁爲宋舊京或又言北
平故元宮室就之可省民力帝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
安洛陽汴梁實周漢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若建都
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宮室亦不無更
作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足以建國臨濠前江後淮有險可

恃有水可漕朕欲建爲中都何如皆曰善癸卯以臨濠爲中都
置畱守司營城郭宮殿如京師制改鍾離縣曰中立縣 帝嘗
以事責李善長劉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欲害
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
若束小木爲之且立覆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
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
與者也憲則不然帝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於憲曰胡
惟庸何如曰譬之駕懼其饋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
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
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帝嘗與侍臣論待
大臣禮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
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侍讀學士詹同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
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勵廉恥也必如是君臣恩禮始
兩盡帝深然之帝嘗言聲色之害甚於鴆毒創業之君爲子孫
所永式尤不可不謹同因舉成湯不邇聲色垂裕後昆以對其
因事納忠如此 戊午廖永忠等師還命太子帥百官迎勞於
龍江永忠尋復出撫定漳泉 始建南京新城 楊憲爲右丞
冬十月壬戌遣楊璟諭明昇 甲戌甘露降於鍾山羣臣請
告廟不許 辛卯論中書省曰兵變以來人習戰爭惟知干戈
莫識俎豆朕惟治國以教化爲先教化以學校爲本京師雖有
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延師儒授生
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於是大建學校設

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生員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時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尙書錢唐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 陳寧睢稼爲參知政事 張以寧等抵

明紀卷三

八

安南境陳日燿卒國人乞以印詔授其世子以寧不可留居洱江上諭世子告哀於廟且請襲爵 命潭州衛指揮同知印廣爲總兵官竇慶指揮僉事胡海廣東衛指揮僉事左君弼爲副帥兵討左江上思州蠻賊黃英傑等平之 高麗使臣成惟得等辭歸帝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兵甲利乎宮室壯乎對曰東海波臣惟知崇信釋氏他未遑也遂以書諭其王曰古者王公設險未嘗去兵民以食爲天而國必有出政令之所今有人民而無城郭人將何依武備不修則威弛地不耕則民艱於食且有居室無廳事無以示尊嚴此數者朕甚不取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苟闕斯二者而徒事佛求福梁武之事可爲明鑑王國北接契丹女直而南接倭備禦之道王其念之 是月

遣使貽元帝書 十一月乙巳祀上帝於圜丘以仁祖淳皇帝配 明昇幼母彭及諸大臣用事楊璟既至數論以禍福俾從入覲昇集其下共議諸大臣方專恣不利昇歸朝皆持不可璟還復遺昇書曰古之爲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故能身家兩全流譽無窮反是者輒敗足下幼沖席先人業據有巴蜀不吝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之言也昔據蜀最盛者莫如漢昭烈且以諸葛武侯佐之綜核官守訓練士卒財用不足皆取之南詔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過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藉一隅之地延命頃刻可謂智乎我主上仁聖威武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使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失遠大計故復遣璟面論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乎且如向者陳張之屬竊據吳越造舟塞江湖積糧過山岳彊將勁兵自謂無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何如友諒子竄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銜璧主上宥其罪愆剖符錫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翻然覺悟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崛彊一隅假息頃刻魚游沸鼎燕巢危幕禍害將至恬不自知恐天兵一臨凡今爲足下謀者他日或各爲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禍福利

害瞭然可覩在足下審之而已昇終不聽 侯至善爲參知政事 占城入貢十二月甲戌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齎詔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 甲申振西安諸府饑戶米二石 己丑大賚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 庚寅擴廓帖木兒攻蘭州諸將欲固守以待援天策衛指揮僉事張溫曰彼遠來未知我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銳儻彼不退固守未晚也於是整兵出戰元兵少卻已而圍城數重鷹揚衛指揮于光自鞏昌赴援至馬蘭灘戰敗被執以徇城下光大呼曰公等但堅守徐將軍將大軍旦夕至矣敵怒批其頰遂被殺溫斂兵固守元兵乘夜梯城而登千戶郭佑被酒臥他將巡城者擊退之時元帝尙在近塞帝再致書不報而擴廓帖木兒擁兵塞上爲

明紀卷三

十

西北邊患

三年春正月癸巳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分道北伐 吏部請謫有罪於僖崖帝曰前代謂僖崖爲化外以處罪人今天下一家若有風俗未醇宜更擇良吏治之豈宜居罪人耶 先是西安諸府旱饑詔有司正月二月戶給米一石至是耆民宋昇等來言民多餓死戶部請運粟濟之帝曰民旦夕待哺若待運粟死者多矣丁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西安鳳翔振之戶加粟一石 胡惟庸爲參知政事 禮書成賜名大明集禮其書準五禮而益以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音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畢具 二月癸未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祀之妻張氏爲王夫人以其三子

從祀復其鄰宥氏世守王墓 戊子詔曰六部總領天下之
務非學問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慮有隱居山林或
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求賢才可任六部者 是月
李文忠由居庸出野狐嶺至興和降其守將進兵察罕腦兒禽
元平章竹貞 歐陽佑等還朝仍以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四方
文學士朱右貝瓊朱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汝張宣張
簡杜寅殷弼俞寅及趙璜爲纂修續修元史 三月庚寅詔曰
成武功者必資民力各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歉有不同彫敝之
餘未能蘇息其蠲應天鎮江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廣信饒
州金華嚴州衢州處州廣德滁和十六府州及河南山東北平
今年田租又免徐邳二州夏稅 擴廓帖木兒聞大兵擣定西

明紀卷三

十一

趨赴之蘭州解圍張溫將斬郭佑天策衛知事朱有聞爭曰當
賊犯城時將軍斬佑以令眾軍法也賊既退始追悔之無及於
事且有擅殺名溫謝曰非君不聞此言杖佑釋之帝聞而兩善
焉 陳寧出爲蘇州知府 遣萊州同知趙秩泛海如日本責
讓之 夏四月乙丑封皇子棧爲秦王橐晉王棣燕王櫛吳王
楨楚王博齊王梓潭王杞趙王檀魯王從孫守謙靖江王帝懲
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於是擇名城大都豫王諸子待其壯而
遣就藩服外衛邊陲內資夾輔制歲祿萬石置官屬冕服車旂
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謁無敢鈞禮惟列爵而不
臨民分藩而不錫土與周漢封國稍異焉 擴廓帖木兒屯車
道峴鄧愈直抵其壘立柵逼之擴廓退屯沈兒峪徐達至安定

進軍薄之隔溝而壘日數交擴廓遣精兵從間道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失措軍驚擾達帥兵擊卻之以德濟功臣子械送之京師而斬其下指揮等數人以徇明日整兵奪溝殊死戰大破擴廓兵禽郟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將士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駝雜畜以巨萬計擴廓僅挾妻子數人北走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是役也孫興祖至三不刺川遇敵力戰死追封燕山侯諡忠愍配享通州常遇春祠未幾中書省以都督汪興祖兼俸事入奏帝聞興祖名歎息命以月俸給故燕山侯興祖家 丙戌元帝殂於應昌子愛猷識理達臘嗣改元宣光 慈利安撫使覃屢連茅岡諸寨爲亂長沙洞苗俱煽動 廣西行省言廣西地接雲南交阯

明紀卷三

七

所治皆谿洞苗蠻俗素獷戾動相讎殺府衛兵遠在桂林猝有警難相援而郡縣無兵以馭之乞立衛置兵令邊境郡縣輯民丁之壯者爲兵又慶遠安撫莫天護素庸弱宗族強者動肆跋扈不宜姑息以胎禍乞罷安撫司仍設府守其地詔從之置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命天護赴京復置慶遠府 安南使臣林舜欽等至京帝素服御西華門引見命編修王廉往祭別遣吏部主事林唐臣封日燈爲王 先是安南占城構兵帝命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諭令罷兵兩國皆奉詔張以靈教世子服三年喪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帝聞而嘉之賜璽書比之陸賈馬援復仁等亦卻璽不受 五月己丑徐達取興元分遣鄧愈招諭吐蕃 丁酉詔守令舉學識篤行之士

己亥詔曰漢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文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其懷材抱道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出風俗之弊一至於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於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焉尋令初場試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後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李文忠次駱駝山走元平章沙不丁進次開平降平章上都罕等謀知元帝已殂兼程趨應昌甲辰克之元嗣君北走獲其嫡子買的里八剌暨后妃宮人諸王將相官屬數百人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出精騎窮追至北慶州而還道興州禽國公江文清等降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楊思之眾萬六千餘人獻捷京師帝以射禮久廢弧矢之事專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丁未詔國學及郡縣生員皆習射頒大射儀於天下朔望則於公廡或閒地習之 戊申祀地於方丘以仁祖淳皇帝配 徐達帥師自徽州出一百八渡傅友德領前鋒奪略陽關馮勝禽元平章蔡琳遂克沔州遣金興旺張龍別將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友德等合攻興元辛亥克之降其守將劉思忠興旺龍及章存道畱守之友德還軍西安鄧愈自臨洮進克河州招諭吐番諸酋長宣慰鎖南普等皆納印請降追豫王至西黃河抵黑松林坡斬其大將河州以西朵甘烏斯藏諸部悉歸附出甘肅西北數

千里而還湯和定寧夏逐北至察罕腦兒禽猛將虎陳獲馬牛
羊十餘萬徇東勝大同宣府皆有功 丁巳詔開國時將帥無
嗣者祿其家 胡德濟至京帝念其守廣信諸暨功釋之而以
書諭達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於莊賈乎繼
自今將軍毋事姑息 汪廣洋爲左丞 元擴廓帖木兒至和
林元嗣君復任以國事 甯正爲河州衛指揮使上言西民轉
粟餼軍甚勞而茶布可易粟請以給軍令自相貿易省輓運之
苦從之 是月旱帝齋戒后妃親執爨爲農家食皇太子諸王
饋於齋所六月戊午朔素服草履步禱山川壇席藁露坐晝曝
日中夜臥於地凡三日還齋於西廡辛酉賚將士省獄囚命有
司訪求通經術明治道者壬戌大雨 壬申李文忠捷奏至羣

臣稱賀帝謂治書侍御史劉柄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
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嘗仕元者勿賀諡元主曰順帝癸酉買的
里八剌至京師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
太宗嘗行之對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不
爾也令服本俗衣朝見畢賜中國衣冠就謝復謂省臣曰故國
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入見中宮
賜中國服就謝中書省草詔多侈辭帝責之曰元主中國將百
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
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不言心未必以爲是也亟改
之乙亥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賜第龍光山帝曰前代革命
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遇欺孤虐寡朕甚不取今元脫忽

思后在此飲食居處務適其宜丙子告捷於南郊丁丑告太廟
詔示天下尋遣使齎詔撫諭海外真臘暹羅瓜哇三佛齊西洋
瑣里諸國 改元興和路爲府屬北平布政司尋廢府置衛屬
北平都司 初元至元間楊璉眞伽爲江南總攝發宋會稽諸
陵以諸帝后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圖其上又截理宗顱骨
爲飲器楊璉眞伽敗籍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帝與侍講
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備言始末帝歎息良久命北平守將
購得於西僧汝納所諭有司厝於京城高坐寺西北至是紹興
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菽葬於故陵 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
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遠費繁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
太原倉入米一石二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卽以原給引

明紀卷二

五

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儲充帝從其請開
中鹽法自此始 辛巳徙蘇州松江嘉興杭州湖州民無業者
田臨濠給資糧牛種復三年徙者凡四千餘戶 改興元府曰
漢中府 倭寇山東轉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濱海州
縣 汪廣洋免秋七月楊憲爲左丞 明昇將吳友仁帥眾三
萬寇漢中金興旺悉城中兵禦敵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數百
人敵益眾乃斂兵入城友仁決濠填塹爲必克計徐達聞之令
傅友德以三千騎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寨令軍中人燃十炬連
互山上友仁驚遁張龍從北門突出繞友仁軍後與旺悉兵躡
之墜崖谷死者無算友仁自是氣奪 楊憲有才辯裁決明敏
然刻深多忌有不足於己者輒中傷之事帝久能逆知帝意又

熟於典故謂人莫己若多紛更省中事罷舊吏徧置所私汪廣洋庸懦不敢違憲意憲猶忌之喉御史劉炳等劾廣洋奉母無狀帝切責放還鄉憲再奏徙海南又劾炳劾刑部侍郎左安禮等八人帝覺其誣下炳獄知爲憲所使於是李善長劾憲排陷大臣恣爲奸詔窮竟其罪併誅之召廣洋還陶凱與崔亮並爲禮部尙書八月乙酉遣使瘞中原遺骸續修元史成康茂才還自漢中道卒青州民孫古朴爲亂襲莒州執同知牟魯欲降之魯曰國家混一海宇民皆樂業若等悔過自新可轉禍爲福不然官軍旦夕至無遺種矣我守土臣義惟一死所惜者百姓耳賊不敢害擁至城南鄒家莊魯大罵遂殺之事聞詔卹其家九月李謙爲參知政事時武臣恃功驕恣得罪

明紀卷三

十六

者漸眾御史袁凱言諸將習兵事恐未悉君臣禮請於都督府延通經學古之士令諸武臣赴都堂聽講庶得保族全身之道冬十月丙辰詔儒臣更直午門爲武臣講經史楊璟討覃屋連敗之屋詐降璟使部卒往報爲所執帝切責璟癸亥周德興爲征蠻將軍帥師討屋璟亦督戰士力攻屋乃遁辛巳遺元嗣君書十一月壬辰北征師至京帝迎勞於龍江甲午告武成於郊廟召宋濂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討論達旦丙申大封功臣進徐達魏國公李善長韓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中山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周德興江夏侯華雲龍淮安侯顧時濟寧侯耿炳文長興侯陳德臨江侯郭興鞏昌侯王志六安侯鄭遇

春榮陽侯費聚平涼侯吳良江陰侯吳禎靖海侯趙庸南雄侯
廖永忠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華高廣德侯楊璟營陽侯康茂
才子鐸蘄春侯朱亮祖永嘉侯傅友德潁川侯胡美豫章侯韓
政東平侯黃彬宜春侯曹良臣宣寧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
南侯戊戌大宴己亥達等入謝帝從容語曰朕遭時喪亂初起
鄉土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爲生民之患而張
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彊朕獨無所恃惟不
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
尤偏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
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
一步以爲之援向使先攻士誠浙西負固堅守友諒必空國而
來吾腹背受敵矣二寇旣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東次河洛止
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蓋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皆百
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
旆而北燕都旣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
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又謂善
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久給軍食功甚大故進封大國永忠戰
鄱陽時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邀封爵
湯和以征閩時放遣餘孽入郡復擾師還爲蘭秀山賊所襲失
二指揮郭興以不守紀律趙庸以在應昌私納奴婢故皆侯而
不公是日設壇親祭戰沒將士初寧國知府陳灌創戶帖以
便稽民帝取爲式頒行天下辛亥詔戶部置戶籍歲計登耗以

聞著爲令 乙卯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 十二月癸亥復遺元嗣君書並諭和林諸部 帝以太廟時享未足以展孝思甲子建奉先殿於宮門內之東以太廟象外朝奉先殿象內朝每日朝晡帝及皇太子諸王再朝享后妃進膳羞月朔薦新忌日及諸節致祭以爲常 戊辰封薛顯永城侯汪興祖東勝侯以顯嘗擅殺胥吏獸醫火者馬軍及千戶吳富面數其罪勿與券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所殺吳富等之家一以給其母妻令功過母相掩興祖亦以過奪誥券謫海南旋召還 初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命各行省具圖以進凡七十有九 禮官考其功德昭著者遣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禮陵寢發者掩之壞者完之廟敝者葺之無廟者設壇以祭仍命有司禁

明紀卷三

十九

樵采 己卯賜勳臣莊田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 壬午以正月至是月日中屢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起居注萬鑑言日者陽精而有黑子陰奸乎陽也德爲陽刑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宜慎刑黜姦吏部尙書郎本中言日者君象君德修則天變消河南中原民未安堵天下才俊學行之士隱於山林天之仁愛人君無所不在則人君體天心而施於政者亦當無所不用其情也 李謙出爲廣東參政 初軍衛有軍儲倉是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臨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有倉官吏取給焉邊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則設豫備倉東西南北四所以振凶荒 李善長外寬和而內忮刻參議李欽冰楊希聖稍侵善長權卽按其罪奏黜之與劉基爭法而詢基由是

請告帝所任張景楊憲以事誅汪廣洋亦被譴善長事寄如故
富貴極意稍驕帝始微厭之

四年春正月丙戌以疾致仕賜臨濠地若干頃置守家戶百五
十給佃戶千五百家儀仗士二十家汪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
爲左丞丁亥徐達帥盛熙等赴北平練軍馬修城池湯和
爲征西將軍周德興廖永忠副之帥舟師由瞿塘傅友德爲征
虜前將軍顧時副之帥步騎由秦隴伐明昇帝謂友德曰蜀人
聞我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不意
直擣階文門戶旣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戊子鄧愈
督饑襄陽給征蜀軍初戴壽言於昇曰以王保保李思齊之疆
猶莫能與明抗況吾蜀乎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不然

明紀卷三

吾蜀襟山帶江非中原比莫若外交好而內備禦昇以爲然遣
莫仁壽斷瞿塘峽口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砦鑿兩崖石壁引
鐵索爲飛橋用木板置礮爲拒敵計及聞有明師又遣壽友仁
鄒興等益兵爲助庚寅建郊廟於中都丁未以天下初定
令各行省試士連舉三年嗣後三年一舉戊申免山西浙淮
被災田租以鎖南普爲河州衛指揮同知卜納利爲靖南衛
指揮同知桑加朵兒只爲高昌衛指揮同知朵兒只等爲僉事
千百戶有差二月免太平鎮江寧國田租甲戌帝如中都
壬午至自中都諭中書省曰臨濠朕興王之地今置中都宜以
傍近州縣通漕運者隸之遂以壽邳徐宿潁息光六安信陽九
州五河懷遠定遠中立蒙城霍邱英山宿遷睢陽碭山靈璧潁

上太和固始光山豐沛蕭十八縣隸焉尋改中立縣曰臨淮縣
初元主北走其遼陽行省參政劉益與平章高家奴相爲聲
援保金復諸州至是益爲平章帝遣斷事黃偉齋詔諭之益籍
所部兵馬錢糧輿地之數來歸乃立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爲指
揮同知 復以平灤府爲永平府 會試天下舉人以陶凱潘
庭堅爲主考官取中一百二十人三月乙酉朔帝親製策問試
於奉天殿擢吳伯宗第一授禮部員外郎餘以次授官有差
乙巳徙山後民萬七千戶屯北平 丁未劉基致仕基佐定天
下料事如神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
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至是還隱山
中惟飲酒弈棊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爲野人謁基基
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
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其韜迹如此 閏月宋冕爲參知政
事 湯和師至夔州蜀人以兵扼險楊璟攻之戰於瞿塘不利
江水暴漲駐師大溪口久不進而傅友德受命疾馳至陝集諸
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
蜀將丁世珍夏四月丙戌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修橋
以渡進至五里關世珍據險力戰都督同知汪興祖中飛石死
友德攻破其關遂克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守之隆州亦下友
德渡白水江破綿州指揮史鑑戰死時漢江水漲不得渡伐木
造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爲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
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 帝以諸將久無功命朱

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濟師伐蜀 冊皇太子妃常氏開平王
遇春女也 廣德侯華高繕廣東邊海城堡事竣至瓊州卒無
子納誥券墓中贈巢國公諡武壯 廢順寧府及所領縣 五
月免江西浙江秋糧 戴壽聞傳友德破階文擣江油乃畱鄒
輿等守瞿塘而自與吳友仁撤精兵西救漢川未至友德已破
其守將向大亨於城下謂將士曰援師遠來聞大亨破已膽落
無能爲也迎擊大敗之六月壬午朔遂拔漢州壽大亨走成都
友仁走保寧友德之攻漢州也湯和尙頓軍大溪口旣於江流
得木牌乃進師廖永忠先發及舊夔府破鄒輿等兵進至瞿塘
關山峻水急鐵鎖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持
糗糧水筒舁小舟踰山渡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

明紀卷三

三

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帥精銳出墨葉渡夜五鼓分
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
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六寨會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並
發上下夾攻大破之鄒輿中矢死遂焚三橋斷橫江鐵索禽同
僉蔣達等八十餘人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辛卯遂入夔州
壬辰和始至乃分道進期會於重慶丁世珍以番數萬攻文州
朱顯忠食盡無援或勸走避叱不聽戊戌城破顯忠死之千戶
王均諒不屈被磔友德救旋至世珍走永忠帥舟師直擣重慶
次銅鑼峽昇大懼右丞劉仁勸奔成都昇母彭泣曰成都可到
亦僅延旦夕耳大軍所過勢如破竹不如早降以活民命乃遣
使齋表乞降永忠以和未至辭癸卯和至昇面縛銜壁輿櫬與

母彭及官屬降於軍門和受璧永忠解縛承旨撫慰下令諸將不得有所侵擾卒取民七茹立斬之慰安壽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 戊申倭寇膠州 徙山後民三萬五千戶於內地又徙沙漠遺民三萬二千戶屯田北平 宋冕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 秋七月辛亥朔徐達練兵山西 傅友德進圍成都戴壽等以象戰友德令彊弩火箭衝之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象反走躡藉死者甚眾辛酉壽等聞昇已降乃籍府庫倉廩面縛詣軍門成都平朱亮祖亦至分徇州縣未下者 乙丑明昇至京師禮臣請帝御奉天殿昇等俛伏待罪午門外有司宣制赦如孟昶降宋故事帝曰昇幼弱事由羣下與孟昶異宜免其伏地上表待罪之儀是日授昇爵歸義侯賜第

明紀卷三

三

京師 置四川等處行中書省治成都府 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合謀殺劉益右丞張良佐左丞商高禽彥翬殺之保保挾黃儔走納哈出營良佐因權衛事以狀聞且言遼東僻處海隅肘腋皆敵境平章高家奴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刺章屯瀋陽古城開元則右丞也先不花金山則太尉納哈出彼此相依時謀入犯今保保逃往斃必起乞畱斷事吳立鎮撫軍民而以所禽平章八丹知院僧儒等械送京師帝命立良佐高俱爲蓋州衛指揮僉事旣念遼陽重地設定遼都衛以葉旺馬雲並爲指揮使往鎮之 徵方克勤爲濟寧知府時始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稅吏徵率不俟期民謂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約稅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爲奸野以日闢又立社學

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教化興起盛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
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請之中書省得罷役先是久
旱遂大澍濟寧人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
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八月甲午免中都淮陽及秦滁無
爲田租 己酉振陝西饑 高州海寇潛入城爲亂通判王名
善被執不屈死之 湯和等悉定四川諸郡縣周德興克保寧
執吳友仁送京師丁世珍集餘眾圍秦州五十日兵敗夜宿梓
潼廟爲其下所殺戴壽向大亨莫仁壽皆鑿舟自沈死友仁至
京師帝以其寇漢中首造兵端令明氏失國僂於市戍他將校
於徐州 命李文忠拊循四川築成都新城發軍戍諸郡要害
乃還何文輝畱守成都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改廣興府

明紀卷二

三

爲廣德州 冬十月丙申征蜀師還帝以湯和逗撓責數之製
平蜀文稱傅友德功居第一廖永忠次之褒賚甚厚予汪興祖
子東勝侯世券 帝以郡縣吏每額外徵收命有司科民田以
田多者爲糧長督其鄉賦稅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
召見語合輒擢用糧長之設自此始 鄭濂以糧長詣京師帝
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帝稱善 趙秩之
使倭也汎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守關者拒弗納秩以書抵其王
良懷良懷延秩入諭以中國威德責其不臣良懷桀驁不受命
欲殺秩秩不爲動徐以言折之良懷氣沮下堂延秩禮遇甚優
乃遣僧祖來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且送還明台二郡被掠人
口七十餘帝復命僧祖闍克勤等八人還賜之 十一月庚申

命官吏犯賊者罪勿貸 免陝西河南被災租田 十二月召
徐達還凡置二百五十四屯墾田一千三百餘頃 命吳禎籍
方國珍所部温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九十
一萬餘人隸各衛爲軍禁沿海民私出海 陳修爲吏部尙書
與侍郎李仁詳考舊典參以時宜按地衝僻爲設官繁簡凡庶
司黜陟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然未幾卒官時
六部屬中書省權輕修及滕毅詹同吳琳趙好德居吏部稱賢
亦無大建樹也 薛顯居海南踰年帝念之召還與世券 安
南陳叔明弑其主日煜而自立 占城入貢言安南侵擾因求
兵器樂器樂人帝命禮部諭之曰占城安南同奉正朔乃擅自
構兵妄害生靈旣失事君之禮又乖交鄰之道已咨安南國王
令卽日罷兵王亦宜講信修睦各保疆土所請兵器於王何吝
但兩國互構而賜占城是助王相攻甚非撫安之義樂器樂人
語音殊異難以發遣王其選擇曉華言者以來當令肄習因命
福建省臣勿徵其稅 吉水知州費震寬惠得民擢爲漢中知
府時陝西沔饑漢中尤甚鄉民聚爲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
民俾秋成還官盜聞皆來歸鄰境民亦爭赴震令占宅自爲保
伍籍之得數千家帝聞而嘉之 降思州安撫司之鎮遠府爲
州改屬思南尋直隸湖廣布政司

五年春正月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每王府設三護衛甲士多
者至萬九千人 初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鎮雲南大都守
王歲遣使自塞外達元帝行在執臣節如故四川平天下大定

帝以雲南險僻不欲用兵會北平守將以所獲王使者蘇成來獻癸丑命待制王禕齋詔偕成往招諭陳理居京師邑邑出怨望語帝曰此童孺小過耳恐細人蠱惑不克全朕恩宜處之遠方乙丑及明昇並徙高麗遣元降臣樞密使延安答理護行賜高麗王羅綺俾善視之亦徙陳普才等於滁州元擴廓帖木兒在和林數擾邊帝患之甲戌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出雁門關趨和林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應昌馮勝爲征西將軍取甘肅各將五萬騎擊擴廓鄧愈爲征南將軍周德興吳良副之分道討湖南廣西洞蠻仇成戍遼陽命吳禎總舟師數萬由登州饒之海道險遠禎經理有方兵食無乏完城練卒盡收遼海未附之地降平章高家奴等播州宣慰使楊鏗同知羅琛順

明紀卷三

三

元宣慰使需翠同知宋蒙古歹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以其地屬四川行省需翠後爲安氏蒙古歹尋賜名欽呂宋瑣里諸國來貢帝謂中書省臣曰西洋諸國素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歲月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二月丙戌陳叔明遣使入貢主客曹已受表會魯取副封視之白尚書詰使者曰前王曰煙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言其實帝曰島夷乃狡獪如此耶邵其貢問丞相魯何官對曰主事耳卽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魯以順字犯其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持典制不許戶部言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四十五頃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頃宜定令十取其一無主茶園令軍士募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馬從之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

稅額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聽西番納馬易茶賜金牌信符以防詐僞於是自礪門黎雅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三月都督僉事藍玉先出雁門丁卯敗擴廓帖木兒於土刺河應天府言運輸官物悉役京民帝曰京民自開國以來勞費倍於外郡今兵革漸息正宜休養命免其役廷臣薦魏觀才出爲蘇州知府前守陳寧苛刻人呼陳烙鐵觀盡改寧所爲以明教化正風俗爲治建賢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穎之定學儀王彝高啟張羽訂經史政化大行高麗王請遣子弟入學帝曰入學固美事但涉海遠不欲者勿強時貢使失風洪師範等二十九人溺焉帝憫之謂中書省曰高麗貢獻繁數旣困敝其民而涉海復

明紀卷三

三

虞覆溺宜遵古諸侯之禮三年一聘貢物惟所產毋過侈其明諭朕意酉陽宣慰使冉如彪來貢置酉陽州以如彪爲知州夏四月己卯山東行省言濟南萊州連歲旱澇傷禾麥民食草實樹皮命於淮安運粟振之戊戌始行鄉飲酒禮有司與學官帥士大夫之老者行於學校民間里社亦行之鄧愈師楊璟黃彬出澧州庚子平散毛等四十八洞蠻尋捕斬房州反者徐達至嶺北擴廓帖木兒與賀宗哲合兵力拒五月壬子達戰敗績死者數萬人詔曰天下大定禮儀風俗不可不正諸遭亂爲人奴隸者復爲民凍餒者里中富室假貸之孤寡殘疾者官養之母失所鄉黨論齒相見揖拜毋違禮婚姻毋論財務崇節儉喪事稱家有無母惑陰陽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復業

者各就丁力耕種毋以舊田爲限僧道齋醮雜男女恣飲食有司嚴治之閩粵豪家母闈人子爲火者犯者抵罪又諭禮部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近世狂元俗死者或以火葬而投其骨於水傷恩敗俗莫此爲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寬閒地爲義塚俾之葬理或有宦游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之有事於北郊尙書吳琳主事宋濂帥文學士以從國子學錄蕭執等十二人入見齋所帝患心不寧濂從容言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清而身泰矣帝稱善者良久問帝王之學何書爲要濂舉大學衍義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廡壁頃之御西廡諸大臣皆在帝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濂因曰漢武溺方技繆悠之學改文景恭儉之風民力旣

明紀卷三

三

敝然後嚴刑督之人主誠以禮義治心則邪說不入以學校治民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先也問三代曆數及封疆廣狹濂備陳之曰三代治天下以仁義故多歷年所又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教之責率以躬行則眾自化嘗奉制誅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句帝曰卿可謂善陳矣六月丙子定宦官禁令及親屬相容隱律丁丑定宦官女職立六局一司局曰尙宮尙儀尙服尙食尙寢尙功司曰宮正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令自后妃以下至嬪御女史巨細衣服之費金銀幣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尙宮取旨牒內使監覆奏移部臣取給焉以私書出外者死宮嬪以下有疾醫者不得入宮以證取藥馮勝至蘭州傳友

德以驍騎前驅敗失刺罕於西原至永昌敗太尉朵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勝復敗元兵於掃林山友德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瑄納兒戍寅至甘肅元將上都驢迎降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亦降次別篤山陳德帥兵奮擊俘斬萬計岐王朵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追至瓜沙州獲金銀印及雜畜二萬畱兵扼關而還 癸巳定六部職掌及歲終考績法 壬寅吳良李伯昇平靖州蠻李文忠至口溫元人遁進至臚胸河收其部落合部將韓政等守輜重而自率大軍齎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刺河元太師蠻子哈刺章悉眾渡河列騎以待甲辰文忠引軍薄之敵稍卻至阿魯渾河敵來益眾文忠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

明紀卷三

天

鬪宣寧侯曹良臣指揮使周顯常榮張耀俱戰死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而自奪敵馬乘之文忠得馬益殊死戰遂破敵虜獲萬計追奔至稱海敵兵復大集文忠乃斂兵據險椎牛饗士縱所獲馬畜於野敵疑有伏稍稍引去文忠亦引還失故道至桑哥兒麻之水渴甚禱於天所乘馬跑地泉湧出三軍皆給乃刑牲以祭顧時出他道遇敵糧且盡士疲不能戰時帥麾下數百人躍馬衝擊敵眾引去獲其輜重糧畜遂還 乙巳作鐵榜戒功臣一曰內外各指揮千戶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物二曰公侯不得私役官軍三曰不得強占官民場泊園冶四曰內外官軍不得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五曰管莊人不得依勢欺毆人民六曰屯田奴僕及其親屬不得倚勢侵奪田產財物

七日不得私託門下影蔽差徭八曰公侯之家欺壓良善侵奪
入者四犯與庶人同罪九曰不得受諸人投獻物業 山東饑
敕吏部尙書趙學堅往振之免被災郡縣田租 改靖江府曰
桂林府 秋七月丙辰湯和及元兵戰於斷頭山敗績指揮同
知章存道死焉 吳良盡平左右兩江及五溪之地移兵入銅
鼓五開八月丙申收潭溪開太平殲清洞崖山之眾於銅關鐵
寨諸蠻皆震懾內附粵西遂平 倭寇福寧明州衛指揮僉事
張億討之中流矢卒福州衛指揮同知張赫追寇至琉球大洋
與戰禽其魁十八人斬首數十級獲倭船十餘艘收弓刀器械
無算是時倭寇出沒海島中乘閒輒傳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
之赫在海上久所捕不可勝計 甲辰元兵侵雲內州同知黃

明紀卷三

无

里帥兵巷戰死之 侯至善罷 九月戊午周德興帥趙庸左

君弼出南寧平婪鳳安田諸州蠻克泗城州 李善長湯和營

中都宮殿俞通源徙江南富民十四萬佃臨濠 甘露屢降帝

問宋濂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
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 冬十月丁酉馮勝師還是役

也徐達戰大敗李文忠殺傷相當獨勝與傅友德全勝斬獲甚

眾會有言勝私匿駝馬者賞不行初帝銳意欲滅擴廓帖木兒

劉基嘗言於帝曰王保保未可輕也至是帝思其言謂晉王曰

吾用兵未嘗敗北今諸將自請深入敗於和林輕信無謀致多

殺士卒不可不戒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田租 十一

月甲子征南師還 壬申納哈出犯遼東 召徐達李文忠還

十二月甲戌詔有司考課首農桑學校諸實政日照知縣馬亮善督運無課農興土效立命黜之 辛巳命百官奏事啟皇太子宋濂爲贊善大夫濂傳太子先後十餘年凡一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於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必稱師傅云 庚子鄧愈爲征西將軍征吐蕃 王寅遺元嗣君書 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雖設其諸司所領諭旨及奏事簿籍宜依會要編類爲書庶可以垂法後世下臺省府者宜各置銅櫃藏之以備稽考俾無遺闕從之 陳觀爲陝西參政以廉謹稱或問陝產金何狀觀大驚曰吾備位藩寮何金之問 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招諭西域烏斯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

明紀卷三

三

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諭天下朝覲官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之 選朝天宮道士供事郊壇 免遼東金復二州旱災稅糧 汪廣洋無所建白甲寅謫廣東行省參政常以置相難其人命胡惟庸以左丞掌省事 以官多缺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又擢其年少俊異者張唯王耀等爲翰林院編修蕭韶爲秘書監直長又選國子生蔣學等爲給事中令並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宋濂及修撰孔克表正字桂彥良爲之師帝聽政之暇輒幸堂中評其文字優劣寵遇甚厚 置河州府 二月乙未詔曰賢才國之寶也古聖王勞於求賢若高宗之於

傅說文王之於呂尚彼二君者豈其智不足哉顧皇皇於版築
鼓刀之徒者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藝
可稱者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帝以
科舉所得多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別令有司察
舉賢才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禮送京師不次擢用於是罷科
舉者十年 壬寅令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有司官有無過
犯奏報黜陟帝諭臺臣曰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
人不去則貽民患故朕於廉能之官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
虐之徒雖小罪不赦也 喃加巴藏卜及故國公南哥思丹八
亦監藏等入朝上所舉六十八名帝喜置指揮使司二曰朵甘
曰烏斯藏宣慰司二元帥府一招討司四萬戶府十三千戶府

明紀卷三

三

四卽以所舉官任之大臣言來朝者授職不來者宜弗予帝曰
吾以誠心待人彼不誠曲在彼矣萬里來朝俟其再請豈不負
遠人歸嚮之心遂皆授之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始分給
事中爲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每科二人鑄給事中印一推年長
者一人掌之 初命禮部主事張籌與陶凱編集漢唐以來藩
王善惡可爲勸戒者會凱出參行省乃命文原吉王僕續修之
書成二卷賜名昭鑒錄頒賜諸王 戊申大閱 壬子徐達爲
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鄧愈馮勝湯和副之備邊山西北平 甲
子指揮使於顯爲總兵官備倭 夏四月己丑令有司上山川
險易圖 帝念天下大定諸功臣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耿再
成胡大海趙德勝桑世傑皆已前沒猶未有諡號下禮部議遂

諡永安武閔通海忠烈張德勝思毅大海武莊再成武壯趙德勝武桓世傑封永義侯與漢封寇恂景丹相類卽以爲諡 華雲龍上言北平邊塞東自永平薊州西至灰嶺下隘口一百二十一相去可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隘口九相去五百餘里俱衝要宜設兵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要害宜設千戶守禦所又言前大兵克永平留故元八翼軍士千六百人屯田月支糧五斗所得不償費宜入燕山諸衛補伍操練俱從之初劉基言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爲鹽盜藪方氏所由亂請設巡檢可守之奸民弗便也合若洋逃軍反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挾前憾使吏訐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圖爲篡民弗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帝頗爲

明紀卷三

三

動奪基祿基懼入謝留京不敢歸 六月壬午盱眙獻瑞麥薦宗廟 京師城成周九十六里門十有三初吳興富民沈秀者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帝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皇后諫曰妾聞法者誅不法也非以誅不祥民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戍雲南帝令重囚築城后曰贖罪罰役國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乃悉赦之 壬辰擴廓帖木兒遣兵攻雁門守關指揮吳均帥眾拒之自卯至午大呼曰援兵至矣眾皆踴躍欲戰元兵聞之解去均追擊敗之 免河間開封延安汾州被災田租 丁丑馮冕爲參知政事 刑律令憲綱頒之諸司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帝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

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廣東指揮使司言近僭州賊亂已調兵討平其僭萬二州山深地曠宜設兵衛鎮之詔置僭萬二州守禦千戶所 析山東樂安州地置慶雲縣屬河間府又置海豐縣屬濱州 置遼陽府縣 改潭州府曰長沙府 秋七月壬寅命戶部稽渡江以來各省水旱災傷分數優卹之 壬子胡惟庸爲右丞相劉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 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三皇帝以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致祭八月乙亥建歷代帝王廟於欽天山之陽爲正殿五室祀三皇五帝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世祖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每歲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已而以周文王終守臣服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遂寢其祀增祀隋高祖 學士承旨詹同以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紀載尙未成書請編曰曆帝從之命同與宋濂爲總裁官吳伯宗等爲纂修官 賜指揮戰沒者公田 陳德郭興敗元兵於答刺海口斬首六百級獲其同僉忻都等三戰三捷 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月具書於冊縣達州州達府府達行省類咨中書吏牘煩碎公私多糜費又有司決獄答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移駁繁而賄賂行九月帝命中書省御史臺詳議革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獄一依律斷決毋俟轉

發其有違枉御史按察使糾劾 帝欲任宋濂以政事辭曰臣無他長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 改臨濠府爲中立府 冬十月辛巳召徐達馮勝還十一月壬子擴廓帖木兒攻大同達遣將擊破之於懷柔時元兵先後攻白登保德河曲輒爲守將所敗獨撫寧瑞州被殘帝乃徙其民於內地命達仍畱鎮 潞州入賢人參帝曰人參得之甚艱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爲務奈何以口腹累人 丙寅冬至帝不豫改卜郊 閏月乙亥詔功臣早世恩未及嗣者錄其子孫凡二百九人授指揮千百戶等官有差 壬午有事於圜丘 帝嘗謂刑部尙書劉惟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梁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舍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豈得謂善治乎庚寅命惟謙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 十二月唐鐸爲刑部尙書 王禕之至雲南也諭梁王把匝刺瓦爾密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至王不聽節別室他日又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忍其殲於鋒刃會不聞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荆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關明玉珍據巴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斧鉞爾元君北走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乃今自料勇悍強獷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與中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若恃險遠抗明命龍驤百萬會戰昆明爾時雖悔亦無及矣梁王駭服改館禕禮待之會元嗣君遣脫脫徵饒雲南知禕在王所疑王

有他意脅以危語王不得已出禱見之脫脫欲屈禱禱叱曰天
既訖汝元命燭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我奉使遠來豈爲汝
屈遂遇害梁王具衣冠歛之 占城王遣使獻安南之捷帝謂
省臣曰安南占城交爭未知曲直可遣人往諭各罷兵息民毋
相侵擾是年命安南陳叔明權知國事 太僕丞梁楚僊帖木
兒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埕灘相去八百里
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 是年更置羣牧監於滁州旋
改爲太僕寺

七年春正月甲戌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而饒勞民供乃
命都督僉事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平章李伯昇往眞定經
理屯務 海上有警吳禎充總兵官同都督僉事於顯出海捕

明紀卷三

三

倭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衍聖公孔希學言先聖廟堂廊
廡圯壞祭器樂器法服不備乞命有司修治先世田兵後多蕪
而徵賦如故乞減免從之戊午修曲阜孔子廟設孔顏孟三代
學 平陽太原汾州厯城汲縣旱蝗並免田租 大明律成篇
目一準於唐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廢庫曰擅興曰賊盜曰
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曰名例采用舊律二百八
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
一條撥唐律以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二十卷
夏四月己亥都督藍玉敗元兵於白酒泉遂拔輿和獲其國
公帖里密出等五十九人 永道桂陽諸州蠻竊發壬寅金吾
指揮陸麟帥兵討平之 李文忠遣部將分道出塞至三不刺

川佯平章陳安禮至順寧楊門斬真珠驢至白登禽太尉不花
丁玉爲右丞 太常司卿呂本罰役功臣廟已釋爲北平按
察司僉事帝召本及同時被命楊基答祿與權諭之曰風憲之
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名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
倣俗吏拘繩墨善雖小爲之不已將成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
將爲大慙不見干雲之臺由寸土之積燎原之火由一爨之微
可不慎哉 五月丙子免眞定等四十二府州縣被災田租
辛巳振蘇州饑民三十萬戶 癸巳減蘇松嘉湖極重田租之
半 侯善爲參知政事 日曆成自起兵臨濠至洪武六年共
一百卷詹同等又言日曆秘天府人不得見請仿唐貞觀政要
分輯聖政宣示天下帝從之乃分四十類爲書五卷名曰皇明

明紀卷三

三

寶訓嗣後凡有政蹟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焉 茹太素爲
刑部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司檢舉而御
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數少難
以檢覈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爲科在外省衛凡會議
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一員糾正帝皆從之
六月陝西平涼延安靖寧鄜州兩雹山西山東北平河南蝗並
蠲田租 帝以北方郡縣民稀事簡命吏部量減河南北平山
東府州縣官凡三百八人 秋七月甲子朔李文忠帥師攻大
寧高州克之斬宗王朵朵失里禽承旨百家奴追奔至嚕帽山
擊斬魯王獲其妃蒙哥禿及司徒答海等進師豐州禽元故官
十二人馬駝牛羊甚眾窮追至百千兒乃還 壬申倭寇登萊

八月甲午朔帝躬祀歷代帝王於新廟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已而罷隋高祖之祀辛丑詔軍士陳沒父母妻子不能自存者官爲存養百姓避兵離散或客死遺老幼並資遣還遠宦謫官妻子不能歸者有司給舟車資送申定兵衛之政征調則統於諸將事平則散歸各衛管軍官無得擅自調用操練撫綏務在得宜庚申振河間廣平順德真定饑蠲租稅改中立府爲鳳陽府九月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歸遺元嗣君書貴妃孫氏卒無子敕禮官定諸王服制尚書牛諒等以儀禮喪服奏帝不聽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乃敕宋濂等考定喪禮濂等考得古人論母喪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乃命吳王櫛主喪事服慈

明紀卷三

三

母服斬衰三年皇太子諸王皆服齊衰杖期太子諫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總大夫以上則無服今陛下貴爲天子臣忝居嫡長而爲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重繼體也帝大怒羣臣震讐不知所出桂彥良曰殿下當緣君父之情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因持衰服之太子不得已服以拜謝帝遂作孝慈錄使內外遵守爲母斬衰庶子爲生母服三年眾子爲庶母期自妃始冬十一月壬戌納哈出犯遼陽千戶吳壽擊走之高麗王顛無子以寵臣辛旽之子禍爲己子權相李仁人弑顛而立禡冬至詞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爲不敬桂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霽曰正字言是也時御史臺具獄令詞臣覆讞彥良所論

釋者數十人 十二月戊戌召鄧愈湯和還 漢中知府費震坐事被逮帝以其有善政特釋爲寶鈔提舉

八年春正月辛未增祀雞籠山功臣廟一百八人 癸酉命有司察窮民無告者給屋舍衣食諭中書省曰昔吾在民間目擊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卽死心常惻然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爾等爲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不獲也 辛巳鄧愈湯和等十三人屯戍北平陝西河南時海運饑遘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凡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者爲民屯領之有司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耕作內地三分守城八分

明紀卷二

三

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諭誅侵暴之吏 丁亥詔天下立社學延師以教民間子弟兼讀本朝律令 河決開封大黃寺隄詔河南參政安然發民夫三萬人塞之 初元寧王卜烟帖木兒居撒里畏兀兒之地帝招之卜烟帖木兒入貢請置安定阿端二衛從之封卜烟帖木兒爲安定王以其部人沙刺等爲指揮 二月甲午宥雜犯死罪以下及官犯死罪者謫鳳陽輪作屯種贖罪 癸丑耕藉田 召徐達李文忠馮勝還傅友德等畱鎮北平友德陳便宜五事皆從之達性恭慎數出鎮還輒上將印賜休沐寔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帝嘗從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寧居可賜以舊邸舊邸者帝爲吳王時所居也達固辭一日帝與達之邸彊飲

之醉蒙以被昇卧正寢達醒驚趨下階俯伏稱死罪帝覘之大悅乃命有司卽舊邸前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時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頗以爲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便用錢帝乃設寶鈔提舉司三月辛酉立鈔法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以桑穰造紙爲之自一貫至一百文凡六等命民間通行禁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辛巳罷寶源局鑄錢劉基病胡惟庸挾醫視之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帝遣使護之歸親製文賜之免河間府旱災田租德慶侯廖永忠坐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詔以天下驛傳馬夫供億倍他役免其田租以地間劇定其等有差夏四月辛卯帝如中都時中都方營宮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鬪殿脊者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帝將盡殺之工部尙書薛祥面折善長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命若此恐不利於子孫乃分別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與活者千數丁巳至自中都免彰德大名臨洮平涼河州被災田租罷營中都劉基抵家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無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璟曰夫爲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爲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遂卒年六十五基虬髯貌修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帝察其至誠任以心膂每屏人密語移時基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定人莫能測暇則敕陳王道帝恭己以聽

呼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數以孔子之言導予帷幄
語秘莫能詳而世所傳爲神奇多陰陽風角之說非其至也
時胡惟庸用事欲入附己吳伯宗不爲屈惟庸銜之坐事謫居
鳳陽伯宗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久之必
爲國患帝得奏召伯宗還賜衣鈔惟庸欲結好於徐達達薄
其人不答則賂達闖者福壽使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
庸及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皆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
監察御史韓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
直恃功怙寵內外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
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帝以西番產馬與之互市而其所用貨與中國異自更鈔法馬

明紀卷三

單

至者少患之五月命中官趙成齋羅綺綾絹并巴茶往河州市
之馬稍集率厚其值以償成又宣諭德意番人感悅山後歸德
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市己巳傅友德朱亮祖同鎮北
平貴州江力江松刺回四十餘寨苗把具播其桶等連結苗
獠二千作亂平越安撫司乞兵援六月壬寅指揮同知胡汝討
平之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辛酉改作太廟前正殿後
寢殿殿翼皆有兩廡寢殿九間間一室奉藏神主爲同堂異室
之制壬戌召傅友德朱亮祖還李文忠顧時鎮山西北平
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父母喪必
待移文原籍審覆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迺者彌月遠者半年請
自今官吏若遇親喪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卽令奔赴然後

覈實帝深然之戊辰詔百官奔喪毋俟覈報 京師地震 丁丑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及蘄黃諸府被災田租 元擴廓帖木兒從嗣君徙金山八月己酉卒於哈刺那海之衙庭妻毛氏自經以殉初帝七致書擴廓皆不報遣人招諭亦不應最後使李思齊往擴廓待之以禮及還遣騎士送之塞下曰主帥有命請君畱一臂爲別思齊知不免斷與之帝一日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將不過萬人橫行無敵真奇男子帝笑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此真湖廣參政吳雲語之曰今天下一家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請行時梁王遣鐵知院輩二十餘人

明紀卷二

聖

使漠北爲大軍所獲送京師帝赦之令與雲偕行 冬十月丁

亥詔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 壬子命皇太子及秦晉楚

靖江四王講武中都宋濂從帝得輿圖濠梁古蹟一卷遣使賜

太子令濂詢訪隨處言之太子以示濂因歷歷舉陳隨事進說

甚有規益 改各都衛爲都指揮使司凡改設都司十有三行

都司三 十二月戊子京師地震 甲寅遣使振蘇州湖州嘉

興松江常州太平寧國杭州水災 帝聞黃儔被殺納哈出將

內犯赦葉旺等豫爲備未幾納哈出果以眾至見備禦嚴不敢

攻越蓋州至金州金州城未完指揮韋富王勝等督士卒分守

諸門乃刺吾者敵驍將也帥精騎數百挑戰城下中伏弩爲我

兵所獲敵大沮富等縱兵擊敵引退不敢由故道從蓋城南十

里沿柞河遁。旺先以兵扼柞河。自連雲島至駝窟寨十餘里。緣河壘冰爲牆。沃以水。經宿凝。互如城布。釘版沙中。旁設坑。穿伏兵。以伺馬雲。及指揮周鶯。吳立等。建大旗。城中嚴兵。不動。寂若無人。已敵至城南。伏四起。兩山旌旗蔽空。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趨連雲島。遇冰城。旁走悉陷。於穿遂大潰。雲自城中出。合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及凍死者無算。乘勝追至豬兒峪。納哈出僅以身免。陝州人獻天書。誅之。吳雲至雲南境。鐵知院等謀曰。吾輩奉使被執。罪且死。乃誘雲。令詐爲元使。改制書。共給梁王雲誓。死不從。鐵知院等遂殺雲。梁王聞其事。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元伯顏帖木兒爲邊患。



